

爲加強
世界工聯而鬥爭

上海時代社出版

一九四九

目 次

- 論世界工運中兩種傾向的鬥爭……………莫寧 (5)
- 華爾街破壞世界工聯的伎倆……………薩亭 (46)
- 爲加強世界工聯而鬥爭……………庫茲聶卓夫 (61)
- 附錄一：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決議**…………… (91)
- 附錄二：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
在世界工聯執委會上的演辭…………… (94)
- 附錄三：世界工聯告全世界勞工書**…………… (98)
- 世界工聯與國際產業祕書處談判破裂的
原因…………… N. 阿歷山大洛夫 (104)
- 世界工聯是「無效的組織」嗎？……………齊爾卓夫 (109)
- 波蘭工人運動的發展道路……………貝魯特 (114)
- 法國工人的反迫害鬥爭……………弗拉松 (134)
- 重重壓迫下的日本勞工運動…………… M. 馬爾柯夫 (150)
- 「聯共黨史」與各國工人運動……………格里戈里揚 (167)

爲加強
世界工聯而鬥爭

上海時代社出版

一九四九

目 次

- 論世界工運中兩種傾向的鬥爭……………莫寧 (5)
- 華爾街破壞世界工聯的伎倆……………薩亭 (46)
- 爲加強世界工聯而鬥爭……………庫茲聶卓夫 (61)
- 附錄一：**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決議…………… (91)
- 附錄二：**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
在世界工聯執委會上的演辭…………… (94)
- 附錄三：**世界工聯告全世界勞工書…………… (98)
- 世界工聯與國際產業祕書處談判破裂的
原因…………… N. 阿歷山大洛夫 (104)
- 世界工聯是「無效的組織」嗎？……………齊爾卓夫 (109)
- 波蘭工人運動的發展道路……………貝魯特 (114)
- 法國工人的反迫害鬥爭……………弗拉松 (134)
- 重重壓迫下的日本勞工運動…………… M. 馬爾柯夫 (150)
- 「聯共黨史」與各國工人運動……………格里戈里揚 (167)

莫 寧

論世界工運中兩種傾向的鬥爭

在目前的环境中，當帝國主義陣營推行着侵略政策和煽動新戰爭的政策，當它正加緊進攻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時，爲了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及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而進行的鬥爭，具有特殊的意義。

代表七千餘萬各國有組織職工的世界職工聯合會，在反對新戰爭販子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這就是爲什麼工人運動中的帝國主義走狗——右翼社會黨和改良主義的職工會領袖們——要竭力破壞國內及國際職工團結的原因。右翼社會黨的破壞活動遭受了全世界千百萬勞動者的反對。

在整個帝國主義的歷史期間，工人運動中一直進行着兩種傾向的鬥爭——革命傾向和改良機會主義傾向之間的鬥爭。馬列主義革命學說的奉行者——布爾雪維克——始終擁護以承認階級鬥爭為基礎的職工會運動的團結，擁護每個國家內部及國際範圍中的工人階級力量的聯合。布爾雪維克始終堅持戰鬥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堅持工人運動（包括職工會運動）的團結原則。

布爾雪維克堅決揭露了西方職工會運動的改良主義領袖們的叛賣政策，在那兒，正如列寧所指出，「分化出了一批比我們國內多得多的職業的、偏狹的、利己的、殘暴的、自私的、市儈的、帝國主義意識的和被帝國主義收買的、被帝國主義腐化了的「工人貴族」。」

史大林在指出英國職工會的改良主義領袖們的特點時，寫道：「這種領袖不是一下子出現的。他們是從工人運動中長成，他們經過那培養英國工人領袖的學校，經過那個階段的學校，當時，英國資本家賺得了額外利潤，可以收買和利用工人領袖來和英國工人

階級妥協，而這些工人階級的領袖們既然在生活上和地位上與資產階級接近，因而就脫離了工人羣衆，背向他們，不再瞭解他們。這是被資本主義的光彩所眩惑，被資本主義的威力所壓服的工人階級領袖，他們幻想「爬上去」，和「有錢的人」來往。」

企圖分裂和麻痺工人運動的獨佔資本，就依靠着這批「工人貴族」，依靠着美國洪潑斯和葛林、英國湯麥士、希克斯和配塞爾、法國儒奧之類的改良主義領袖。這些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代表，在美國和西歐的職工運動的發展上留下了活動的痕跡。不論職工運動採取什麼方式——盎格羅撒克遜的職工會方式，德奧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方式或法義的辛迪卡方式，——西歐職工運動的基本特點總是：狹窄的幫會性、不談政治、放棄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以及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

史大林論及西方職工會的發展條件的特點時，寫道：

「第一，它們的「老練的」行會實踐活動是很狹窄的，並且是仇視社會主義的，因為，它們出現得比

社會主義政黨早，並且不靠社會主義政黨的協助而得到了發展，於是它們就慣以「獨立性」來自誇，把行會的利益看得高麗階級的利益，除了「賺錢」之外，什麼也不承認。

「第二，它們的本質是保守的，它們仇視一切革命的計劃，因為它們的頭腦裏保存着舊的、貪污的、靠資產階級吃飯的職工會官僚主義，隨時準備出賣職工會，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官僚主義。」

最初的職工會國際組織，沒有把真正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以對抗剝削階級這一點作為自己的任務，這正是反映了西方改良主義職工運動中的主要特徵——否定革命的階級鬥爭，重視偏狹的民族利益和改良主義的佔有優勢。職工會領袖們在建立這種國際組織時，實際上是從自私偏狹的民族利益出發的，是以防止國內勞力市場遭受外國失業工人的競爭為出發點的。

西方職工會運動的這些特徵，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表現得最為明顯。為了本國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放棄階級鬥爭，不惜犧牲工

人階級的切身利益——交戰雙方的改良主義職工領袖們就在這樣的口號下活動着。

法國、英國、奧匈帝國、義大利及其他西歐國家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職工會領袖們，也走上了公開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道路。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使工人組織的國際關係宣告瓦解，使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所出現的國際聯合組織，如：國際勞動祕書處（一九一三年改名為國際職工會聯盟），以及許多產業祕書處都宣告崩潰了。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加強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一大刺激。各國的工人羣衆堅決起來保衛那遭受帝國主義聯軍進攻的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世界上第一個工農政府向國外無產階級發出了關於停止帝國主義屠殺、關於和平、關於蘇維埃國內各民族團結的號召。這些號召並不是白發的。協約國的工人和士兵以暴動（法國海軍曾拒絕對蘇俄勞動人民作戰）、示威、罷工和抗議大會來響應。德國、法國、奧地利、

⊖ 即排外的極端愛國主義。

捷克和義大利的工人則拒絕替干涉軍輸送軍火。英國工人成立了保衛蘇俄的「行動委員會」。這是國外勞動者與蘇維埃國家的國際團結的最初的自發表現。

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進步，最清楚地表現在共產黨影響的增強上和工人們大批加入職工會的事實上。到一九一九年初，德國職工會已擁有會員五百四十六萬人，英國——四百七十五萬人，美國——三百六十萬人，法國——一百五十萬人，義大利——一百萬人。總計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在西歐和美國有一千八百萬職工會員。勞動者已懂得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鬥爭的組織的意義。職工會不顧職工官僚們的反對，成了羣衆性的組織，雖然它距離完全解放改良主義的束縛還遠得很。

在「論左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寫道：「這些事實清清楚楚說明了那也由無數其他事實證明了的論據：即自覺性和組織性的增長，正是發生在無產階級羣衆中，發生在「下層」，在落後份子中間。在英國、法國、德國，幾百萬工人第一次由完全的無組織轉向了初步的、最低級、最簡單、最容易被那些還充

滿着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人們所接受的組織形式，即轉向了職工會……」

但是，就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年，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運動和整個工人運動中，已劇烈展開了兩種傾向的鬥爭——受十月革命影響而增强的革命傾向和改良主義傾向的鬥爭，那充滿了兩次世界大戰間息時期的鬥爭。

改良主義陣營在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的革命風暴時代，和資產階級更密切地勾結起來，推行着分裂工人運動、孤立蘇俄職工會及其他革命職工組織的政策。一九一九年夏天在阿姆斯特丹國際職工會聯盟的大會上，成立了所謂阿姆斯特丹職工會國際，它成爲阻止革命思想滲入職工會的一道防寨，成爲分裂工人運動的主要工具。

這個「國際」，自始至終不是一個真正國際性的聯合。加入其中的祇是西歐國家的幾個改良主義的職工會和美國勞工聯盟。擁有數百萬會員的蘇俄職工組織、許多歐洲國家的職工聯合會以及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年青職工會，都被摒拒於阿姆斯特丹國際之外。

阿姆斯特丹國際的一切活動的出發點是：跟那控制着各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資本家合作；這種合作也公開表現在國際關係中。

阿姆斯特丹國際始終以破壞國內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阿姆斯特丹會員」的第一步，就是把那堅持團結的共產黨逐出各國職工會和分裂各國的職工會。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間，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職工會都被剔出了阿姆斯特丹國際；許多國家的職工會中央也發生了分裂，如法國、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就爲了要破壞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阿姆斯特丹國際拒絕了蘇聯及其他進步職工會的成立統一戰綫的建議，阻止它們參加在阿姆斯特丹影響下的國際產業祕書處，竭力阻撓蘇聯職工會與西方工人組織的接近與合作。

蘇聯職工會爲揭露阿姆斯特丹的改良主義，爲工人階級的團結，爲無產階級組織的國際合作與團結一致，而進行了不斷的鬥爭。

蘇聯職工會及以紅色職工會國際爲首的進步職工組織，一再向阿姆斯特丹國際建議，確立相互關係，

成立為工人階級利益鬥爭的統一戰綫以對抗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但這些建議都被斷然拒絕了。個別的蘇聯職工會——冶金業職工會、紡織業職工會、運輸工人職工會——也曾再三向所謂國際產業祕書處提出類似的建議。但它們也屢次遭到拒絕。阿姆斯特丹國際及參加這個國際的工人組織領袖，不願和蘇聯的工人階級建立關係，採取着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分裂國際職工運動的立場。

然而勞動者的國際團結的理想，仍通過了改良主義者所豎起的障礙，給自己鋪設了道路。蘇聯職工會順利地擴大並鞏固了它與國外工人的友誼。最初，這種友誼是採取邀請外國工人代表來蘇聯觀光的形式。當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當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廣大領土還被干涉軍強佔着的時候，在一九二〇年，第一個英國機器工人的代表團就在全聯邦職工會中央的邀請下，訪問了莫斯科。回國後，代表團向英國工人講述了蘇俄的真實情形，澄清了不少惡謗性的謠言。在國民經濟混亂和復興的艱苦年代，在五年計劃的年代，幾十個西歐和美國的工人代表團訪問了蘇聯。這

種越過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首腦，而直接派遣工人代表團赴蘇的事實，表現了國際無產階級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同情和愛護，表現了各國工人階級和蘇聯建立統一戰綫的願望，勞動者國際合作的願望。

國際工人和蘇聯勞動者的團結不僅表現在派遣工人代表團上，而且也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和蘇聯職工會共同起來反對資本家及反動派的進攻，反對法西斯和戰爭的威脅，擁護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事實上。就爲了這個目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在英蘇職工會議中成立了英俄團結委員會。英國職工大會的改良主義領袖們，在一致擁護蘇聯職工會的建議——成立統一戰綫——的羣衆直接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建立這個委員會。

史大林曾解釋道：『英俄委員會是一種聯合的表現，是我國職工會和英國職工會的協議的表現，這個聯合並不缺少政治的性質。』

『這一聯合有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在於確立我國職工會和英國職工會的關係，擴大阿姆斯特丹國際與英國職工運動之間的隙縫，這隙縫已經存在而且我

們將儘力擴大它，最後，在於爲逐出職工會中的改良主義者，爲爭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而準備必要的條件。

第二個任務在於組織工人階級的廣泛運動，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反對歐洲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我國的干涉。」

英俄委員會及其他類似組織——英蘇鑛工委員會（一九二六年）等——的成立，對於加強蘇聯工人階級與國外無產階級的關係，對於揭發阿姆斯特丹國際及個別國家的改良主義領袖們的叛賣活動，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的事件就是一個證明。大家知道，這次罷工起因於英國資本案圖大大壓低工人階級的，尤其是鑛工們的生活水準。職工大會不得不支持一百五十萬鑛工所宣佈的罷工。英國全體工人階級都起來支持鑛工：五月四日夜間開始了全國總罷工。國內經濟生活都陷於麻痺了。在英俄委員會的號召下，各國展開了同情的示威和捐款運動（祇有阿姆斯特丹國際置身事外）。蘇聯工人把每天工資的四分之一捐助給罷工者，到五月七日全聯邦職

工會中央就匯給英國職工大會二百餘萬金盧布。

英國統治集團對總罷工的規模和國際工人階級同情的浪潮大感恐慌。它動員了國家機構的一切力量，包括「包圍狀態」、警察和軍隊。在決定性的一刻，職工大會的領袖們，右傾的(湯麥士)和披了「左傾」外衣的，宣告投降了。他們拒絕了蘇聯職工會送來的金錢援助，於五月十二日宣佈罷工結束，置礦工的命運於不顧。但礦工們繼續罷工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中旬，他們得到蘇聯及其他各國工人的支援和同情。

英國的總罷工具有極大的國際意義。它暴露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改良主義領袖和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叛賣性質。千百萬英國的和全世界的工人，開始相信那堅持國際勞動者團結、要求成立工人統一戰線的蘇聯職工會的正確。『只要看英國工人運動的改良主義領袖們，由於全蘇職工會中央的一篇宣言而叫囂不止，』史大林指出道，『就可以確信地說，全蘇職工會中央已打中了標的。』

蘇聯職工會的文告爲一切擁護工人階級團結的人士所歡迎，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對於全體國際無產

階級，』文告中說道，『英國的罷工再度證明了阿姆斯特丹職工會國際完全不能，也無法成爲有效的國際階級鬥爭的組織……事實已經非常明顯地指出，各國工人階級必需爲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爲建立統一的、階級純粹的、有效的職工會國際而堅決鬥爭。』

蘇聯職工會克服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叛徒們的阻撓，爲世界工人運動的團結積極奮鬥。作爲紅色職工會國際的核心的蘇聯職工會，一天天，利用每一個講壇，包括英俄委員會及其他聯合委員會，揭發了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叛賣本質，奠定了各國工人階級戰鬥團結的基礎。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執政、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以及後來奧地利境內的法西斯侵略行爲、慕尼黑四強的陰謀，都清楚證明了新世界大戰的成熟，使建立愛好自由各民族的統一戰綫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這樣的情況中，在羣衆的壓力下，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領袖們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底和全蘇職工會中央舉行談判。阿姆斯特丹國際的代表團接受了蘇聯職工會的建議，同意在國際職工運動的革命派和改良派

之間確立行動的一致，以便對抗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但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不肯批准它的代表們所簽署的協定，它甚至在戰爭的直接威脅面前再度表示，不願意採取有效的方案以阻止法西斯侵略。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領袖們的這種行爲，使這個組織的信譽掃地，使它土崩瓦解，這是不用說的。

* * *

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和蘇維埃人民的歷史性勝利，根本改變了各國人民的認識。蘇聯的勝利向全世界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優越，在千百萬勞動者的眼中提高了蘇聯的威信。廣大勞動羣衆看清了社會主義是解脫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新戰爭威脅的唯一道路。

戰爭使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中的力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給予改良主義以重大的打擊，使共產黨的影響日益擴大。

「共產黨的影響，」史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說道，「不但在東歐增長了，而且差不多在歐洲的一切國家裏增長了，那兒，以前被法西斯統治過（如義大利

利、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那兒曾被德國、義大利或匈牙利佔領過（如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希臘、蘇聯等）。

【共產黨影響的擴大並不是偶然的。它是十分自然的現象。共產黨的影響所以擴大，就因為在法西斯統治歐洲的艱苦年代，共產黨員是最可靠的、勇敢的、自我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爭取各民族自由的戰士。】

共產黨的影響在戰後時期也繼續增長着。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各民族獨立與自由、反對世界霸權的新觀戰者的環境中，在西歐各國「馬歇爾化」和戰爭精神病蔓延的環境中，共產黨掌握了羣衆，成爲工人階級的多數黨。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和以馬列主義爲基礎的工人黨是一個例子，法義等國的共產黨也是一個例子。

在戰爭的過程中和戰爭的結果，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大大增強了。生活本身推動工人們走向團結，去建立和加強羣衆的組織。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間全

世界職工會員的總數已從四千萬增加到八千萬，職工運動中的進步民主力量也逐漸擴大和鞏固了。戰前支離分散的、數量不多的東南歐各國職工會，現在成了各該國勞動者的龐大組織。在波蘭，職工會員已超過三百萬，捷克的職工會團結了約二百五十萬人，匈牙利——一百五十餘萬人，羅馬尼亞——一百五十萬人，保加利亞——六十餘萬人。在反對法西斯佔領者的地下鬥爭中，法國職工會恢復了團結，建立了全國勞動聯盟，擁有會員五百五十萬人。義大利的全國勞動聯盟現有會員六百萬人。在殖民地國家裏，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北非各地都出現了羣衆性的職工組織。

這一切證明勞動者已從反法西斯戰爭中得到了對自己非常寶貴的教訓：他們懂得工人階級的團結對於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對於粉碎新侵略勢力和保衛勞動者切身利益的鬥爭有多麼巨大的意義。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建立新的有效的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有利條件。一九四五年誕生的世界職工聯合會，就是工人階級團結理想的具體實現。

世界職工聯合會並不是一下子出現的。它的發起人——蘇聯及其他進步職工會——必需克服改良主義職工會領袖們所造成的不少困難，因為後者幻想恢復那可憐的阿姆斯特丹國際。但是英國、比利時、荷蘭等職工會領袖們並不能倒轉歷史的車輪。還在戰時，反法西斯各國職工會的團結，就具有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前提。被蘇聯人民的英勇鬥爭所激勵的工人們，一再要求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建立友好關係。全蘇職工會中央和英國、美國、法國等職工會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戰爭最高潮的時候，組成了英蘇、法蘇、和美蘇職工委員會，其目的是在戰爭中聯合工人階級的力量，而在戰爭結束後為勞動者的共同目標鬥爭。

蘇聯職工會的堅決要求獲得七十五屆和七十六屆英國職工全體大會體的支持後，終於克服英國職工大會的阻撓而達成了在倫敦召開國際職工大會的協議。英國職工大會一再企圖拖延會議的日期，但在各方壓力下終於成立了籌備委員會，而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召開了倫敦國際職工會議，以便「重組國際職工運動」。

倫敦會議一開始便成為蘇聯職工會所領導的進步派和英國職工會及其影響下的荷比等國職工會領袖所擁護的改良主義派之間的鬥爭舞台。改良主義者竭力阻撓成立羣衆性的、戰鬥性的國際工人組織，而想把職工運動重新推入阿姆斯特丹改良主義的泥潭。錫特林[⊖]之流斷然反對成立新的職工聯合會，反對法西斯政權瓦解後在義大利、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芬蘭出現的統一的職工會參加國際工人組織。英國職工大會要求承認阿姆斯特丹國際所遺留下來的國際產業祕書處，作為它參加新機構的附帶條件。同時，主持這些祕書處的職工大會代表們，又竭力阻止它們加入世界職工聯合會。改良主義職工會領袖們的努力並沒有成功。倫敦會議決議成立新世界職工組織的會章起草委員會，並召開國際職工會大會。

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五日，世界職工會大會在巴黎揭幕，該會代表五十六個國家的六千七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十月三日大會一致通過了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會

⊖ 英國職工大會的祕書，一九二八年被選為阿姆斯特丹職工會國際的主席。

章。

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成立是一樁重大的政治事件。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完整的真正國際性的工人階級組織。這不是那種影響不出西歐和美國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的混雜的上層組織。世界職工聯合會聯合着世界各國的自由職工會，包括拉丁美洲和差不多一切殖民地與附屬國家的年青的職工會。參加世界職工聯合會的各組織，代表着一切工人和職員，不分他們的政見，宗教、民族和種族籍貫。留在世界職工聯合會之外的，祇有數量很少的國際基督教職工聯合會，國際產業秘書處和公開宣佈仇視世界工聯的美國勞工聯盟。

個別國家裏的基督教職工會（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西德），一直是天主教反動派的工具，是它影響勞動者的羣衆基礎。受梵蒂岡及美國獨佔資本指揮和津貼的基督教職工會，在戰後時期也反對工人階級的團結和階級鬥爭，宣傳與資本家及反動政黨合作。法國基督教勞工聯盟就是戴高樂份子和反動的天主教人民共和黨的代理人。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總罷工時，法國勞工聯盟採取了走狗的立場，拒絕參加法國

工人的一致行動。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鑛工總罷工的時候，法國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又採取了這樣的路線，雖然它的下層會員也和其他工人一同罷工。在義大利，所謂「義大利天主教勞工協會」也起着同樣的走狗作用。直到最後一刻，天主教職工會才參加了義大利全國勞動聯盟（它是推翻墨索里尼專制政體後成立的）。但最近義大利天主教勞工協會的上層份子，在喀斯貝利和塞爾巴[⊖]的反動政權支持下，遵照着梵蒂岡和美國勞動聯盟的直接指示，又開始進行分裂義大利全國勞動聯盟的活動。然而，跟隨這批分裂份子的祇有一小部份職工會的職員。天主教工人們却和共產黨及社會黨的工人們攜手一致，為工人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為保衛民主自由而鬥爭。

天主教反動派及其美國庇護者，希望藉「基督教」職工會的幫助，在羣衆中建立起自己的基礎。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梵蒂岡企圖用來對抗世界職工聯合會的基督教職工會國際，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它在全世界祇有一二百萬會員。

⊖ 義大利特務頭子。

世界職工聯合會則團結了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在世界工聯成立的三年間，它的會員數量已增至七千一百五十萬。此外，在世界工聯影響下的，有德國職工會（約九百萬會員）和日本職工會（四——五百萬人）。

巴黎會議的決議中和大會所通過的會章中，說明了世界職工聯合會的目標和原則，這些目標和原則是反映各國勞動者的希望 and 要求的。

這首先就是爭取持久和平，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的餘毒以及爭取民主的勝利。在列舉世界職工聯合會的主要目標時，會章中指出，工人階級必需不斷地打擊反動好戰勢力，「徹底消滅一切法西斯傾向以及任何法西斯主義，不論它用什麼方式來表現，不論它用什麼名字來稱呼。」從這個中心任務出發，巴黎會議正如先前的倫敦國際職工會會議一樣，非常重視德國問題。在倫敦會議的特別決議中說道：「職工會密切注意德國的解除武裝和肅清軍國主義的工作。」

反法西斯和反對新戰爭威脅的鬥爭，與反對國際獨佔集團的鬥爭是分不開的。「職工會運動，」倫敦

會議的決議案中指出，『不該忘記，獨佔資本搶奪市場的鬥爭是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世界職工大會認為，聯合國大會的首要任務之一，應該是調查和禁止那違反社會利益的國際卡特爾及獨佔組織的活動。』決議還要求『結束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制度』。

英國職工大會，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等領導份子的立場，顯然是與會章的這些基本原則相反的，他們幫着美國獨佔資本強迫歐洲接受那惡名昭著的「馬歇爾計劃」，支持本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對帝國主義者在印尼、越南、希臘和巴勒斯坦的武力侵略袖手旁觀。

作為民主進步陣營中最強大隊伍之一的世界職工聯合會，把滿足工人階級的基本的經濟和社會要求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巴黎會議一致通過了倫敦會議所擬定的職工會權利與自由憲章，其中提出了世界職工運動的經濟性和社會性要求。憲章包括下列基本要求：對抗卡特爾和托辣斯的影響；管制那『威脅着工業發展、民主制度和國家安全』的獨佔資本；工業國營化；保障一切勞動者的工作和工資；實施普遍的國

家社會保險（大家知道，這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還沒有實施）；減少每周工作時間及規定工人們每年的假期；改善勞動者的居住條件；確保職工會權利和自由等。

祇有在個別國家中以及在國際方面保持並加強職工會的團結，才能實現這個工人階級的經濟和社會要求的最低綱領。因此，爭取團結就成為世界職工聯合會工作的基礎。表現在世界工聯中的職工運動的團結，是依據廣泛的民主主義原則的，這些原則是職工會活動基礎的基礎。這些原則充分表現在蘇聯職工會的日常生活中。史大林還在一九二一年寫道：『職工會中的民主主義，即通常稱為「職工會內部的無產階級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羣衆性工人組織所固有的一種自覺的民主主義，它認識對職工會中的千百萬工人羣衆有計劃地運用說服方法的必要性和有益性。沒有這種認識，民主主義就成了空談。』

蘇聯職工會認為民主主義不但是自己內部生活的基礎，而且是國際職工運動的最重要原則。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七日全蘇職工會中央在答覆職工會敵人們所

謂蘇聯職工會企圖強迫世界工聯接受其政治觀點的謬論時，就是以上述原則為出發的，它說：

『全蘇職工會中央認為，世界工聯中的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是以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非政黨性的工人組織——職工會的自願和自由合作為基礎的。蘇聯職工會所以如此看法，是因為非政治性組織的職工會不應該變成政治把戲和政治陰謀的舞台。如果禁止職工會在英國選舉工黨或共產黨，禁止在美國選舉共和黨或民主黨；禁止在法國、義大利選舉天主教黨或共產黨，那就有破壞職工運動之團結的危險。同樣地，如果禁止職工會去擁護「馬歇爾計劃」或反對它，那就有破壞世界職工運動團結的危險。每一個國家的職工會中心，對這些問題有表示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有採取適當的決定的自由。』

* * *

世界職工聯合會成立三年來，在實現自己的目標上，達到了很大的成就。

世界職工聯合會在肅清德國法西斯殘餘及其民主化的鬥爭事業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世界工聯委員

會的數度前往德國佔領區，向管制委員會提出肅清納粹的具體問題、協助建立自由的德國工會——這些措施給了德國進步民主力量的團結事業不少幫助。

世界職工聯合會也積極爭取實現波茨坦宣言中關於日本投降的條件、爭取建立自由的日本職工會。不錯，由於麥克阿瑟的反民主立場，一九四六年世界工聯提出的關於團結日本職工運動和加緊日本民主化的建議並沒有實現。然而，團結在產業職工大會及其他職工組織中的幾百萬日本工人，却以自己的英勇鬥爭響應了世界工聯的號召。

世界職工聯合會一再號召工人階級起來反對那在戰後時期日益活躍的反動勢力，那庇護法西斯主義和戰爭販子的勢力。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間世界工聯發動的反佛朗哥西班牙的運動，對希臘、伊朗、葡萄牙等國法西斯保皇政權的抗議，提高了世界工聯在廣大工人羣衆間的威信。

世界職工聯合會會一再呼籲保衛民主權利，特別是受獨佔集團和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蹂躪的職工會權利。由於英美執政者的擴張政策和瘋狂的備戰，獨佔

資本對工人大眾的生活水準及民主自由的進攻日益加緊了。敢於反抗獨佔資本和戰爭販子之進攻的職工會，便遭受到特別的迫害。報紙上每天報導着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印度、中國、近東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壓迫職工會自由、殘殺職工會領袖的事實。在美國，職工會的權利和自由遭受了威脅（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在法國和義大利，派了軍隊和警察來對付罷工者。因此，一九四八年五月在羅馬舉行的世界工聯執委會特別決議，必需動員一切工人階級的力量來反對窒殺職工會自由的陰謀，那是毫不奇怪的。

爲了爭取和平及勞動者的權利，世界工聯在聯合國蘇聯代表團的直接支持下，努力達到了與聯合國機構建立關係並合作的目的。但由於美國和英國代表團的百般阻撓，世界工聯沒有獲得聯合國機構中的世界工人階級的完全代表權。它祇有向社會經濟理事會提出建議的有限的權利。雖然如此，世界工聯的領導機構却向聯合國社經理事會提出了許多令人興奮的問題：聯合國一切會員保障職工會權利與自由的草案，

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議，消除民族和種族的歧視，與托
辣斯及獨佔資本鬥爭等。

然而，聯合國機構中的英美多數派竭力阻撓討論
世界工聯的正當要求。例如，在討論世界工聯所提出
的職工會權利法規時，就會經這樣。聯合國社經理事
會不顧蘇聯及東歐各國代表團的反對，硬把這個法規
草案交給國際勞工局去研究，因為在國際勞工局中，
資方和政府的代表擁有絕大多數。國際勞工局否決了
世界工聯的草案，代之以協會自由的法規，其中首先
關心的是企業家組織的自由，而企業家的組織，正如
大家所知道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擁有充分自由的。
討論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時，也有同樣的情形。不過，
由於蘇聯代表團和新民主國家代表團的堅定不讓，才
克服了美國和英國代表團的阻撓。世界工聯的草案
基本上被接受了。

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活動是在和無產階級團結的敵人
不斷鬥爭的環境中展開的。所謂無產階級團結的敵人，
也包括世界工聯中的許多組織——英國職工會，美國
產業職工大會等——的改良主義領袖。改良主義

者竭力阻撓世界工聯的實際工作，破壞他們自己所同意過的決議，例如，關於恢復德國職工會的團結和建立德國自由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國際產業秘書處併入世界工聯的決議。關於召開亞洲職工大會的決議，關於召開第二屆世界職工大會的決議等等。然而，世界工聯直到最近以前，還能夠保持團結。事實證明，勞動者在統一民主的國際機構中的合作是可能的而且必需的。世界工聯領導機構的一切決議獲得一致承認的事實，證明了參加世界工聯的各職工會組織都希望採取一致的決定和行動。世界職工聯合會成了國際工人階級的堡壘，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強大因素，勞動者爭取自己的利益和民主權利的工具。

世界工聯既然實現了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它於是成爲英美統治者的侵略陰謀和世界反動派的新戰爭計劃的一大障礙。因此就有人企圖破壞世界工聯，麻痺它的活動，破壞它的團結，重新建立一個服從美帝國主義的機構。這種企圖由於最近帝國主義陣營和反帝陣營間的鬥爭尖銳化而日益顯著。

美國勞工聯盟是目前美帝國主義者在工人運動中

的支柱，是分裂工人階級的主要工具。這個陳腐組織（它建於一八八一年）的上層份子，是獨佔資本對抗工人運動的代理人。關於美國勞工聯盟的首腦——洪潑斯之流，列寧還在一九二〇年就寫道：『他們不是別的，正是我們的舒巴托夫[⊖]，所不同的，他們穿着歐洲服裝，他們用圓滑的，以文明、精練和民主為掩飾的方法，來推行他們的卑劣政策。』在工人運動的一切發展階段中，這批叛徒堅守着偏狹的、違反工人大眾利益的幫會制度，公開要求職工會服從獨佔資本的利益，他們是破壞陰謀和出賣活動的工具。美共領袖福斯脫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美國職工運動」一書中描述洪潑斯、葛林等人的活動道：『美國勞工聯盟的領袖們，資本主義的公開擁護者，甚至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最機會主義的方式。他們反對組織工人政黨，他們的政策就是強迫工人們留在資產階級政黨的影嚮範圍內。在工業托辣斯化的國家裏，他們死抓着陳腐的幫會制度不放。』

美國勞工聯盟的上層與獨佔資本及國家機構的勾

⊖ 俄國的著名工賊

結，日益強化了。葛林之流現在已成了美國國務部的直接代表，他們積極參加美國野心家的一切對外冒險。美國勞聯的首領們利用國務部的資金，為「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展開積極的國際活動，以便分裂世界工人運動。設在巴黎的實現「馬歇爾計劃」的行政機構中，就聘請了幾百名美國勞工聯盟的會員去工作。

美國勞聯的國際活動是各方面的。一方面，它的特使們在各個職工會裏煽動分裂，建立工賊的團體和中心，一方面他們企圖從內部分化世界工聯，為建立新的「反共」職工會聯盟而準備基礎。一九四八年春天在羅馬召開了分裂派會議，這會議上奠定了新的，由美國勞工聯盟庇護的拉丁美洲「職工會聯盟」的基礎。這個「聯盟」的目的是分化進步的拉丁美洲勞動者聯盟（成立於一九三八年）所領導的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工人運動。

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間，美國勞工聯盟採取了一連串的方策，企圖在西歐建立分裂派的中心。美國勞工聯盟的特使在許多國家裏進行分裂活動——

在法國成立了萊昂·儒奧的工賊團體「工人力量」，在義大利煽動天主教職工會脫離全國勞工聯盟，在柏林職工會中建立反對集團。受法國政府和美國勞工聯盟津貼的「工人力量」，是法國馬歇爾化的主要宣傳者之一，並且全力支持法國「二百家族」的內外政策。在廣泛展開的法國罷工運動中，「工人力量」的首領們推行着出賣的政策。儒奧及其黨羽們在鑛工總罷工時的行爲，特別引起了勞動大眾的憤慨。他們在軍警和罷工者的衝突達到最高潮的時候，發出了停止罷工的呼籲，這甚至引起了「工人力量」下級會員的不滿，後者都拒絕執行領導機構的命令。義大利的天主教職工聯合會也起着同樣的美國走狗的作用。而分裂份子的這種出賣政策，受到職工會廣大羣衆的唾棄，那是不足爲奇的。由美國勞聯的金元和本國政府機構支持的、數量很少的分裂團體，其情況是很可憐的。然而，它們却被美國勞工聯盟利用爲廣泛集合西歐分裂份子的核心。

在英國職工會領袖及荷、比、盧三國職工會首領的直接支持下，葛林及其特使們得以在一九四八年春

天和夏天組成了「馬歇爾化」各國——英、比、荷、挪威、瑞典、雙佔領區等——的職工會上層份子集團。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舉行的倫敦十六國職工會單獨會議上，成立了一個所謂諮詢委員會，那裏集合着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敵人——美國勞工聯盟的代表以及參加世界工聯的英國職工會，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等。最近，這個分裂活動的新中心已遷至巴黎，那兒正集中着霍夫曼—哈里曼的機構（實現「馬歇爾計劃」的行政機構）。值得注意的，當聯合國全體大會召開第三屆會議的時候，在巴黎舉行了「馬歇爾化」國家的職工會「大會」，前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會列席發表演說。同時，在巴黎又舉行了東歐各國流亡反動份子的會議，會議決定建立法西斯的「職工會」中心，以組織新民主國家中的間諜和破壞活動。

除了在拉丁美洲和西歐的破壞活動外，美國勞工聯盟的領袖也開始在世界工聯有很大影響的亞洲和遠東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建立自己的據點。不久前，在美國勞聯的協助下，在中國國民黨區，在印度、伊朗和日本等國都建立了官辦的工賊性質的「職

工會」。當國際勞工局在舊金山舉行常會時（一九四八年夏）美國勞聯的領袖們組成了所謂亞洲職工會委員會，以便分裂亞洲各國的職工會並建立「反共的」職工會。

美國勞聯在拉丁美洲，西歐和亞洲建立三個據點，這就意味着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企圖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職工組織，以對抗世界職工聯合會。

美國勞聯的分裂活動最近所以能達到如此廣大的規模，也爲了在世界工聯的內部存在着某些集團，它們企圖破壞那辛苦得來的職工會的團結。這首先就是英國職工大會的首領們以及和他們一致行動的其他西方職工會的領袖們。起初，世界工聯內部的分裂份子還小心掩飾他們反對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陰謀。

但是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一九四七年底外國和蘇聯的報紙都透露，英國外交部代表和美國勞工聯盟領袖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中締結了共同反對世界工聯的協定。貝文的特使負責「說服」英國職工大會的領袖們和產業職工大會一起煽動世界工聯的分裂。爲執行本國政府的命令，英國職工大會和產業職工大會的

領袖們便公開向世界工聯的團結進攻。惡名昭著的「馬歇爾計劃」是否應在世界工聯領導機構中加以討論的問題，就成了導火綫。

英國職工會和產業職工大會的代表們絲毫不顧到西歐職工會的下層會員羣衆的情緒，企圖把世界職工聯合會變成宣傳「馬歇爾計劃」的工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世界工聯執行局在巴黎開會時，產業職工大會的代表凱利和羅森勃留姆要求立刻討論並接受「美援」歐洲的計劃。然而凱利及其黨羽的要求被拒絕了。

「馬歇爾計劃」的宣傳員在巴黎會議上的失敗，成了反世界工聯的運動，特別是反蘇聯職工會運動的開端。爲實行英國外交部與美國勞聯所締結的協定，倫敦開始籌備「馬歇爾化」各國職工會的單獨會議。這個會議是摒棄世界工聯而單獨召開的，雖然在蘇聯職工會對「馬歇爾計劃」問題發表的聲明中曾指出，英國職工會全會的單獨行動以及它和美國勞聯的合作可能嚴重損害世界職工聯合會的團結。但是蘇聯及其他職工會的抗議，並不能阻止倫敦會議的發起人，他們對即將在羅馬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會議抱着

頗大的希望。

他們估計，存在於個別職工會之間的爭執是不可克服的，他們預言着世界職工聯合會的分裂。早在執行委員會開會之前，反動報紙就企圖使社會輿論相信，世界工聯不可能保持團結。美國的「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的「泰晤士報」和義大利的反民主報紙都異口同聲向讀者灌輸這種思想。在會議的前夜和開會期間，羅馬天主教民主黨和薩拉加特的報紙加緊了破壞世界工聯團結的運動，登載了一連串的謠言，以便刺激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氣氛。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薩拉加特的「人道報」（注意：這不是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譯者）刊登了美國勞工聯盟歐洲特使伊文·勃朗的一篇談話，後者公開挑唆產業職工大會的代表脫離世界工聯。

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召開了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會議。羅馬會議的十天工作是在進步勢力與改良主義份子的頑強鬥爭中過去的，它並沒有實現反動派的希望。在大多數代表要挽救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決心面前，分裂份子不得不後退了。世界工聯又通過了一次

嚴竣的考驗，它團結一致地、充滿戰鬥力地走出了這個緊張的會議。

會議一致通過的世界職工運動各項問題的決議——關於世界工聯的行政和政策，關於生產部門，關於職工會權利，關於德國的職工運動等——為世界工聯中各種傾向的職工會的進一步團結開闢了新的道路。職工會的廣大會員羣衆一致擁護羅馬會議的決定，認為它是繼續和加強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保證。

但這恰恰是英國職工會領袖及其黨羽們所不願意的。他們採取了新的迂迴戰術。他們大聲叫囂說，世界工聯似乎變成純粹政治性的組織了，它是「共產黨宣傳」的工具了等等。在去年九月初舉行的英國職工會常會中，世界工聯的主席狄根把他自己領導的世界工聯大罵了一通。許多英國工會要求職工大會聲明它忠於世界工聯，但這個提案被狄根及杜遜（英國職工大會總書記）竭力壓下去了。英美的資產階級報紙對狄根及其朋友的行爲大聲叫好，拚命鼓勵他們進一步破壞世界職工運動的團結。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世界工聯執行局在巴黎舉

行常會。英國職工大會在這次會議中的策略就是破壞世界工聯領導機構的實際工作。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推翻了世界工聯執行局和執行委員會以前所通過的決議——關於德國職工會、關於亞洲職工大會、關於國際產業祕書處併入世界工聯、關於第二屆世界職工大會等決議，企圖澈底麻痺世界工聯的行政活動。靠了蘇聯職工會代表團的努力，才再度防止了分裂。

然而在執行局會議之後，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七日英國職工會全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引起了全世界工人的惶惑。這個決議的要點就是：英國職工大會要求世界工聯暫時（一年之內）停止活動。決議的簽名者並擬就了世界工聯葬禮的細節。他們提議由五個最大職工會的代表組成一個託管委員會，以保管世界工聯的基金。託管委員會應於十二個月後或早些——「如環境許可的話，」——召集會議，以決定恢復工聯活動的問題。決議中並說，如果英國職工會全會的建議被拒絕，它將以退出世界工聯為威脅。

不必說，英國職工大會的決議絕不是由於世界工聯或它所屬個別職工會的行為而引起的。加入世界工

聯的進步職工會，首先是蘇聯職工會，已經備了最大的努力來爭取英國職工大會了。

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七日的正式聲明中，英國職工大會解釋其決議的動機為：世界工聯的內部存在着紛歧的意見，以及它的活動缺乏「健全的基礎」。把紛歧的意見認作各國職工會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礙，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呢？不，這是不正確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蘇聯職工會主席庫茲聶卓夫的聲明中指出道，世界工聯內部對於某些問題存在着歧見，『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世界工聯在自己的隊伍中聯合着全世界的職工會，不分種族，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區別。』然而，庫茲聶卓夫指出道，『在個別問題上存在着不同的觀點，絕對不是說世界工聯中的歧見是不可克服的，更不能作為停止世界工聯活動的理由或個別國家的職工會退出世界工聯的理由。』

世界職工聯合會三年來的工作完全證實，不同的觀點並不是職工會國際合作的障礙，如果大家都能以世界工聯會章這樣的健全合作基礎為出發點，如果一切都服從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共同利益的話。世界工

聯根據其會章和一致通過的決議，已經展開了自己的工作並且達到了一定的成就。如果最近世界工聯的工作不够有效，那末這原因並不在各種紛歧的意見，而在於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們不願遵守世界工聯的會章。

因此，英國職工大會決議所根據的動機，顯然是不能使人相信的。顯然，大會的領袖們另有其他不能言說的原因。例如，大會的代表們並非偶然地會一再表示，當大國之間還存在着歧見時，世界工聯是不可能團結的。要證明這種論據的荒謬，並不困難。事實上，爲什麼世界工聯的活動必須決定於大國間的相互關係呢？國際工人階級有自己的共同目標，自己的任務，這明明白白地寫在世界工聯的會章中。難道保衛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對抗資本主義獨佔組織的侵害，或爭取世界和平，反對新戰爭販子，不是一切國家的職工會的迫切任務嗎？

在所謂因大國之間存在着歧見而必需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等官樣文章的背後，隱藏着另外的真意。英國職工大會的領袖們，顯然不滿於世界工聯目前的、

與政府無關的獨立政策。他們欲使世界工聯的政策和活動服從英美集團的利益。但是看到世界工聯中大多數國家的職工會都擁護工聯的會章及其獨立的政策，英國職工大會祇好在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中（即使六——十二個月也好）去找尋出路。

英國職工大會的提議，庫茲聶卓夫在其聲明中指出道：『對於國際職工運動，對於英國工人階級，都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舉動。』它祇有利於那些想分化和削弱工人階級隊伍的人們。現在，當資本主義獨佔組織正向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民主權利殘酷進攻，當地平線上重新出現了新戰爭的威脅——在這種時刻，國際職工的團結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全世界的勞動者，包括英國勞動者在內，都需要這種團結，他們明白：『世界工聯如停止活動，將削弱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這祇有利於邱吉爾之流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陣營。』

蘇聯職工會今後仍願與各國的職工會合作，包括英國職工大會在內，它今後仍將為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而奮鬥，為確保世界工聯的有效活動而奮鬥。

擁護工人階級團結及世界工聯團結的，不僅是蘇聯工會及數百萬會員。堅決保衛這種團結的，還有人民民主國家的強大工會，有法國、義大利的職工會，有美國和英國的幾百萬工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年青工人組織。

薩 享

華爾街破壞世界工聯的伎倆

在繼續不斷派遣到馬歇爾計劃化的歐洲去的美國大小行政官員、考察員、代表和特使的極長的名單中，工會職員底名字從未顯得像現在那末重要和突出過。執行馬歇爾計劃的汽車大王保羅·霍夫曼和華爾街底另一個馬歇爾計劃執行人W·阿浮雷爾·哈里曼，在出席各種歐洲會議的時候，幾乎照例總是隨帶着許多工會職員。這種以窒息美國工會主義為職志的人們和領導工會運動的人們之間的不太自然的親密關係，不過是A. F. L.（美國勞工聯合會）和C. I. O.（產業職工大會）領導份子支持馬歇爾計劃底直接後果。

美國獨佔資本集團建立了一個機構，用以把西歐

變為它們底殖民地，而馬歇爾計劃便成了使美國勞工運動底最高領導份子和這個機構直接結合的基礎。勞工運動中一切民主進步勢力反對把作為保衛勞工利益的武器的工會轉變為服務於壓迫勞工者的武器，而工會官僚份子和美國統治者則都痛恨這些民主進步勢力——他們中間的親密關係底根源應該在這共通點上去尋求。

美國獨佔資本家目前利用他們底工會代理人的主要目的，是要他們破壞和削弱美國底、馬歇爾計劃化各國底、以及全世界底工會運動。分化職工組織是他們在歐洲行動計劃底重要綱領之一。因為被分裂之後，職工組織就無法抵抗美國資本家想移植於歐洲的加速生產法。華爾街給了美國工會領袖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他們在歐洲工會運動中爭取重要的地位，進而破壞聯合勞動階級、爭取勞工重要需要和利益、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煽動者的世界職工聯合會（W. F. T. U.）

一開始，美國工會領袖就企圖說服美國勞工，要

他們相信馬歇爾計劃是完全符合於勞工利益的。這些領袖所持的理論是：所謂援歐撥款能够振奮美國底經濟生活，繁榮出口事業，使失業者有工做，同時提高一般的生活水準。這種樂觀的妄言，當馬歇爾計劃付諸實施之後，正被事實所粉碎了。美國獨佔資本底暴利當然在增加，但失業也在增加；真正的工資在降落，而生活費用却在不斷上升。據 C. I. O. 公佈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工人底生活水準較戰爭結束時已大大降低。

馬歇爾計劃不單是一個奴役歐洲國家的計劃。它是加緊剝削勞工階級的武器。它底第一個犧牲者是西歐底勞工，但普遍的美國人也正在受到它底影響。美國國會在設計「援助」歐洲的時候，同時採行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嚴峻對付罷工，並且開始予工會中一切進步勢力以真正的打擊——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A. F. L. 主席威廉·格林和 C. I. O. 主席斐利浦·摩萊支持馬歇爾計劃，使獨佔資本更多一件政治武器，用以打擊勞工底合法要求。大資本集團和做它們底應聲蟲的報紙狂妄地把每一次罷工都認作是妨礙

ERP（歐洲復興計劃）的毒計。甚至最溫和的增加工資要求也被馬上批駁下來，認為與ERP不合。我們祇要回憶資本家底報紙去年怎樣暴怒地反對礦工就得了，那時它們說礦工底罷工是「破壞」美國底外交政策。

一致支持馬歇爾計劃底結果，祇有損害勞工底基本利益。美國工會領袖底現行政策完全證實了這個結論。這個政策正日益適應着獨佔資本底需要。

C. I. O. 領導份子公開支持馬歇爾計劃後，該會底種種表現可以證明上述的傾向。短時期後，C. I. O. 底實際活動便不能符合它那作為一切進步工會的令譽了。它底領袖，為了一切實際上的目的，和反勞工的立法妥協了，雖然在反動的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完成立法程序以後，他們担保要努力廢除它。他們宣佈要在法院中進行廣泛的運動，並且要在下次選舉中擊敗一切投票贊成該法案的議員。但這一切顯然不過是要宣洩宣洩工會會員底憤慨和失望。在本質上，C. I. O. 領袖非但沒有抗拒勞工運動底敵人，反而已經在馬歇爾計劃底基礎上，和這些敵人沆瀣一氣了。

美國工會現在面對着一連串新的經濟鬥爭。我們應該記得：大多數美國工人底工作契約是塔虎脫—哈特萊法律生效以前所簽訂的。這種契約在一九四八年就要滿期，那時獨佔資本有塔虎脫—哈特萊法律這件武器在握，自然將堅拒簽訂新契約。美國報紙預言祇有現在一般工會和工人纔會感到那條法律底嚴重性，有幾家大公司，如著名的美國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通用電器公司、西屋電器公司、和克里斯蘭公司，都早在四五月間便宣佈它們不能同意增加工資，準備和工會一決雌雄。在杜魯門政府和叛逆的勞工領袖底支持下，這些公司無疑正打算給工會一個嚴重的打擊。

在這緊要關頭，美國工會底領袖們認為正是自美國鬥爭場合業職脫逃，轉移到西歐去活動的極好時機。

國會通過的馬歇爾計劃法案，對於賄賂工會官僚份子並無特別的撥款。但我們極有理由可以相信這種行賄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且其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

的。獨佔資本正把西歐變作它們底殖民地，不少工會官僚份子正受着得自西歐的暴利底榮養。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打下了基礎，讓工會最高領導份子、國務院、和已接管E R P執行工作的大公司密切合作。美國兩大工會組織底代表先是活躍地參加哈里曼委員會，繼則參加所謂馬歇爾計劃委員會。摩萊·格林和卡雷底名字被廣泛地應用着，使人相信馬歇爾計劃是為美國勞工所擁護的。

在美國派到外國去的許多使節團中，總有着工會底代表。有幾個工會官員甚至放棄了他們底選舉職位，去全力參加設立在馬歇爾計劃化國家裏的美國執行機關。在駐德國和日本的美國佔領軍中，有 A. F. L. 和 C. I. O. 供給的許多勞工「顧問」。不顧好幾個勞工團體底抗議，C. I. O. 底克林頓·高爾敦還是在美國「援」希臘使節團裏當了很久的團員，在那裏他利用美國工會底威信來掩飾醜惡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如解散工會和處死罷工工人等等不一而足的暴行。

但自從霍夫曼底經濟合作總署成立以後，工會領

聯被任爲行政官員的事便特別多了。這些人和華爾街的關係並不那末顯著，他們可以用工會運動者底身份對歐洲勞工說話，因此獨佔資本覺得雇用這些人對於自己是極有利的。在另一方面，這也是分散美國勞工對爭取自身利益的注意，而使他們集中注意於「歐洲問題」的一種策略。

經濟合作總署已雇用了大批 C. I. O. 和 A. F. L. 底職員——高爾敦、哈里·馬丁、潘德·雷佛爾、保立斯·薛書經不過是極長的名單上的少數幾個名字罷了。而且，有幾個次一級的工會職員也榮任了總署設立在西歐國家的委員會底顧問。在美國駐比利士、捷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大使館裏，都有工會職員做着勞工參贊。霍夫曼很率直地宣佈：他投意他底工會代理人，教他們自西歐工會領袖處去獲取情報，同時和「非共黨」組織保持經常的接觸。

美國兩大工會組織都把對國務院的服務認爲它們目前和未來的活動底一部份。因此，它們近來組織了一個「勞工外交服務會」，會員都受特別訓練。華盛頓郵報用那末多的言語說出這個「服務會」是以供給

政府「實際工作」人員爲目的的。換句話說，美國工會底最高領導份子正以他們底工作人員服務於帝國主義者，被用作馬歇爾計劃底執行特使，被用作分裂西歐和國際工會運動的組織者。

美國「勞工外交服務會」已經在西歐開始活動，正在那兒處理華爾街幾件最精細的指定工作。該會會員底任務之一是強迫西歐勞工提高生產力至最高限度，強迫他們安於貧窮和生活水準底慘落，甚至放棄他們基本的經濟要求。美國大企業對於英、法、意內政的干涉以及命令式的傲慢態度，在這些國家底勞工間激起了極大的憤恨。霍夫曼和哈里曼對這些情形十分明白，因此他們命令他們底工會代理人壓制這種合法的憤恨底任何表現。他們希望西歐勞工能够比較容易地吞下這顆美國大企業統治的苦丸，如果它有着工會底標記的話。

這正巧說明了爲什麼大西洋兩岸的反動報紙近來要那末高聲地盛贊工會對於馬歇爾計劃的貢獻。它同時說明了爲什麼各式各樣的「諮詢」委員會像雨後春筍般地產生出來——原來它們底惟一目的是要強迫西

歐勞工爲美國獨佔資本火中取栗。

把世界職工聯合會（W.F.T.U）給馬歇爾計劃作廣告的企圖已經失敗，因此華爾街底智聞者現在集中力量於建立一個新的團體，使能完成這個任務，冷戰已對世界工聯開始了。

去年三月在倫敦舉行了一個馬歇爾計劃下十六國勞工大會，這是英國底T.U.C（職工大會）領袖發起的，結果設立了那個所謂工會顧問委員會。華爾街代理人對世界工會運動的冷戰底第二個步驟，便是七月底在倫敦舉行的馬歇爾計劃化國家的第二次勞工大會。

雖然運輸大樓裏舉行的會談極盡秘密外交的能事，無從知道它的詳細情形，但根據報紙透露的一些消息也能略知當時辯論和決議底性質。華盛頓底工會密使帶了一張明白清楚的要求表來參加會議。他們還要加緊剝削歐洲勞工，要向民主份子發動攻勢，要加速違反世界工聯的幕後活動。

美國獨佔資本經由它們底工會代理人所提出的要求底大意是不成爲秘密的。保守黨底每日電訊早報著

文評論這次會議，它說：

「美國人要求發表宣言，促使歐洲勞工在他們底工資和工作條件底保障之下生產更多的東西。」

雖然這些要求極盡了侮辱，但它們並未遇到堅決的反對。荷蘭、英國、和某些其他代表對馬歇爾計劃所發的溫和的批評，不過是想略微緩和一下因大會決議支持這個計劃而引起的惡劣印象。反美的不滿言論是用來「宣洩怨氣」的，因為運輸大樓很明白向金元屈服的 policy 正引起民間日甚一日的不滿。

據說美國計劃在倫敦會議上遇到了許多抗議，那是英國報紙用來欺騙勞工的。這種抗議底真正價值是明白不過的。T U C 和皮尼呂克斯工會領袖以及自稱勞工代表到倫敦來開會的法、義工會分化份子，早已對美國底命令鞠躬遵奉了。例如我們知道，T U C 執行委員會全心全力地擁護限制工資政策，雖然不下四百五十萬的英國工會會員已宣佈堅決反對這個政策，因為它把目前危機底全部重負放在勞工階級身上。克利浦斯和霍夫曼正設立一個所謂英美顧問會議，這個會議底設立無異是說英國工業將置於美國大企業底統

制之下，可是 T U C 執行委員會却同意參加這個會議了。

這種種的行爲絕未使英國工會領袖在自己底會員間增加絲毫聲望。甚至倫敦泰晤士報六月二十九日也說：英國工會領袖在勞工間的聲望正在低落。該報指出：工會領袖和會員間的鴻溝戰時被顯著地擴大了，現在也看不出可以加以彌補的任何跡象。它底傷感的結論是：

『各種工業底工會職員和工人已先後成爲兩個不同的階級了。』

就是怕這鴻溝再擴大，怕工會內部底責難，所以 T U C 領袖不敢迎合華爾街密使底全部要求——他們本來想另外組織一個國際工會中心，來對抗世界工聯。美國人抱定這個宗旨，他們提議把顧問委員會改組爲一個永久性的組織，賦有國際團體所有的種種屬性，如規定會員繳納一定的會費等等。這個要求連工會領袖內某些堅決擁護馬歇爾計劃的也覺得過份了些。他們怕——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樣公開的分裂工會運動將引起嚴重的後果，因此他們不敢冒險接

受美國底建議。他們所做的是採取一種折衷的辦法，設立了一個永久性的大會祕書處。A. F. L. 底歐洲代表歐文·勃朗說，祕書處底設立是組織新的國際中心以對抗世界工聯的先聲，倒是說了實話。T U C 底代表趕緊表示反對，並且對大會聲明勃朗祇代表他個人說話。但英國報紙底評論却使人懷疑這次否認底誠意。那些報紙說：大會底決議是要指出演變底大勢；又說：T U C 在九月裏舉行會議後，將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依照國務院代理人底要求，使英國工會脫離世界工聯。

反世界工聯幕後活動底中心是 A. F. L.，或更準確地說，是 A. F. L. 底領導份子。威廉·格林和他底密友正在兩條戰線上活動。他們既不能控制世界工聯，使它作國務院底傀儡，便努力說服 T U C 領袖脫離世界工聯。同時，他們復對 C. I. O. 右翼領袖施壓。六月中旬，A. F. L. 領袖直接要求他們立刻脫離世界工聯，作為美國兩大工會組織重新合作的條件。C. I. O. 領袖對於這個挑撥性的要求並不給與應

得的反駁。相反地，他們在格林宣言後所發表的通訊和公開談話，顯示卡萊和格林及華爾街並無原則上的異見，不過是技術上主張不同而已：格林集團寄希望於包圍世界工聯，而卡萊和他底友人則希望從內部加以破壞。而且，雙方在討論中甚至不惜重彈惡意中傷的舊調，說世界工聯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缺乏民主氣息。

在國際間慣於挑撥華爾街能手盛贊 C. I. O. 領袖底破壞戰術，這是他們底一貫的作風。去年六月，星期六晚報刊載了一篇長文，稱贊最近代表 C. I. O. 出席世界工聯的 C. I. O. 財務秘書卡萊。這位全國工業協會底代言人說：『對於打擊國際共產主義底計劃……極少美國人比卡萊做着更多的工作。』C. I. O. 底機關報 C. I. O. 新聞竟會把這稱贊在『J. B. 卡萊，冷戰獲勝』動人的標額之下轉載出來，真可以說是不要臉了。

但是這些主僕都是自我陶醉，一相情願。工會底團結決不是卡萊所能破壞的。到現在為止，他底惟一的成就是他已完全暴露了他底作為獨佔資本在工會運

動裏的代理人的身份。全國工業協會代言人寵賜給他的豐富的贊揚，正是再好不過的證據。

今年夏天，C. I. O. 右翼領袖想阻止碼頭工人工會和堆棧工人工會代表團訪問歐洲，可是他們完全失敗了。這樣一個代表團底派遣出國，足證工會會員是怎樣不信任「勞工外交服務處」所供給的情報。碼頭工人代表自歐洲寄來的報告，痛斥馬歇爾計劃和美國工會官僚份子把這計劃硬加在西歐勞工們底身上。在另一方面，他們對世界工聯表示完全團結一致，對蘇聯和新民主國家勞工底努力建設表示了敬意。

但是美國碼頭工人生平第一次看到的那些事情，對於全世界千百萬公正人士却是早就明白了。在一切國家，世界工聯享有大眾底擁護。在英國也一樣，雖然TUC執行委員會無視世界工聯底工作，甚至加以毀謗，但是代表八十萬會員說話的混合工程職工會在去年六月舉行的年會上，却宣佈它決不能容任分裂或削弱這「工會運動史上最偉大進步」的任何企圖。

英國工會底幹部不能不已經看清，華爾街破壞國際團結的企圖是直接違反勞工利益的。祇有獨佔資本

繼希望看見歐洲勞工和世界其餘的勞工分裂。如果毫不費力地在露夫曼底巴黎總部底一間內室裏建立起一個「國際工會中心」，那末得利的也祇有這些獨佔資本。

國際勞工正以公開的憤怒注視着大西洋兩岸被金元收買的工會領袖底活動。全世界工會運動者堅信民主國家底勞工階級生長於反法西斯戰爭底嚴厲的考驗中，定能保持團結，和那些代表着美帝國主義底利益、想對世界職工聯合會進行「冷戰」的人們算帳。

（移模譯）

庫茲聶卓夫

爲加強世界工聯而鬥爭

——蘇聯代表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上的聲明——

在台金和卡萊發表演說後，形勢已變成完全明明白白的了。英國職工大會（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美國產大）的代表們，提議取消世界職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

從台金和卡萊的演說辭中可以看得出來：

一、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贊成與世界工聯及其他各國全國性的職工會中心組織實行合作。

二、他們在執行局的這次會議以前，早就決定了

這個問題。

三、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極力要把分裂的責任推諉到蘇聯、義大利、法國和中國以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職工會身上來。

換句話說，已向我們提出了這麼一種建議，要破壞世界規模的職工會的團結，經由所有一切國家中有組織的勞工們的努力才達成了這一種團結。這一種團結構成了工人階級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工人階級一向渴望團結，認為團結是民主自由的主要保障，是達成永久和平與較好的生活條件的前提。

工人階級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曾經歷過艱苦而悠長的鬥爭道路，並曾作過極大的犧牲。工人對團結的抱負，一向遭遇到資產階級托辣斯和獨佔企業方面的拚命反對，他們由於剝削工人階級才能得到他們的幸福和權力，所以熱切的要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

工人階級，在國內和國際上，由於自己的隊伍缺乏團結，已付了嚴重的代價。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勞工運動的分散，曾使勞動羣衆無法用他們的團結的努力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犯罪陰謀。工人階級和所有一切

勞動人民，都會不得不因此而付出重大的代價。他們以極大的犧牲為代價，才在戰場上把法西斯主義打垮了的。

蘇聯，在打敗法西斯主義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全世界規模的職工會的團結，是在為反對人類不共戴天的死敵而進行的大血戰中形成起來，壯大起來的，英美的工人們會在這方面起過不小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誕生，是工人階級向這個目標前進中的最偉大的收穫。

全世界的工人們會使世界工聯負起偉大的任務：他們責成世界工聯為了徹底撲滅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為反對戰爭及其根源而鬥爭，為奠定堅實的永久的和平而鬥爭，負責維護全世界勞動羣衆的利益，負責組織所有各國的職工會的一般鬥爭，以反對向工人階級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一切侵犯，並反對向民主自由的一切侵犯，負責爭取工人們的生活標準的不斷提高和勞動條件的改善。

工人階級把全世界的職工會組織建立成功了，這是世界勞工運動史中破天荒第一次。在工人階級看

來，世界工聯就是足以積極維護工人權利、維護他們的民主自由、社會進步與和平的一種組織。工人的心裏和所有一切勞動人民的心裏，都異常珍愛世界工聯。

世界工聯在誕生以來的三年中間，已對工人有不小的好處。世界工聯會一再發出呼聲，抗議希臘、伊朗、印度、法國、西班牙和其他國家中對民主的職工會及其領袖們的迫害。世界工聯會在本來沒有職工會的各國中協助成立職工會，曾向聯合國提出工人生存攸關的要求，曾給予若干國家中的職工會以援助。

然而，如果加入了世界工聯的若干國家的職工會中心機關不會從中阻撓而是予以贊助，如果世界工聯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權能，那麼，世界工聯就會獲得更大的成就。

七千萬有組織的工廠工人和機關職員以及科學工作者們實際上是當代社會所可利用的一切貨物的生產者；他們是進步人類的脊骨。如果這種勞動人民的龐大組織照它所應該的那樣展開它的活動，如果它利用一切機會以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如果它照它所應該

的那樣組織鬥爭，以爭取工人們較高的生活標準，維護世界工聯憲章中所宣佈的原則，那麼，毫無疑問，它一定會達到它的目標的。

世界工聯已證明了：在舊世界看來，在剝削者看來，它是不容輕視的——雖然還是潛在的——一種勢力。帝國主義者們認為世界工聯是對於他們的幸福的一種實際威脅，他們把世界工聯看做他們的危險的敵人。正因為那個緣故，他們竭力妨礙世界工聯更進一步的鞏固，首先就指望世界工聯內部的矛盾。

正如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去年五月間在羅馬舉行會議時所聲明，自由的職工會在若干國家中備受壓抑，這些國家宣佈了戒嚴法，而真正民主的職工會已被驅入地下了。在西班牙、希臘、伊朗、巴西、古巴、智利、印度，和其他各地，都已發生這樣情形。近來，我們目擊到對職工會的自由所加的侵犯，我們目擊到美國、法國、英國對罷工者所施的迫害，以及許多國家（法國、義大利、拉丁美洲及其他各國）中為分裂勞工運動而作的企圖。

向世界工聯進攻得特別熱切的，是美國勞工聯盟

的領袖們。當工人階級的敵人，工人階級團結的敵人——例如美國勞工聯盟的反動領袖們——爲反對世界工聯而從事破壞的活動時，沒有一個人會覺得奇怪的。

但是，原係世界工聯奠基人之一的那些職工會組織的領袖們來破壞世界工聯的時候，這就在工人中間引起了深刻的驚愕。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英國職工會總理事會關於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一節的決議，博得美國產大的代表和荷蘭的寇伯斯附議的這個決議，不能不惹起真誠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一切人士的注意。

讓我們來簡略地分析一下英國工大總理事會在其備忘錄中，以及英國工人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在其演說辭中，替他們的分裂派的陰謀計劃辯解而提出的論據罷。

英國工大把國際產業祕書處拒絕和世界工聯合作一節提出來作爲主要的論據。

有一段歷史值得回憶一下。

蘇聯職工會一向認爲，應該根據它與國際產業祕

書處的協議並與其他職工會中心機關的代表們共同在世界工聯內部成立各種產業部。蘇聯職工會會作了許多努力，以便確保達成這樣的協議。大家會記得，國際產業秘書處會享有一切機會，由國際產業秘書處的代表們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的會議，來解決關於他們加入世界工聯並與世界工聯合作的問題。

然而，國際產業秘書處把關於那一方面的一切建議都打消了，並且聲明說在任何條件之下，他們都拒絕和世界工聯合作。倘使國際產業秘書處方面果真具有好感和真正願望合作，那麼，就不會有任何因素使談判不能產生積極的結果了。

尤其是英國工大，國際產業秘書處的主要部分就是由英國工大的代表們主持的，他們本來很可以促進這一方面的成功。然而，如果你們以為成立各種產業部是你們進一步加入世界工聯的條件，那麼，就連現在來解決成立各種產業部的問題，並不太晚呀。可是，如所周知，你們和國際產業秘書處的領袖們，都不肯這麼辦。

國際產業秘書處的領袖們，例如契斯脫（國際產

業祕書處製鞋業總書記，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理事）在發佈通告，使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和所有一切不贊成國際產業祕書處推行的政策的那些國家的職工會，都無權參加會議，雖然這些職工會都是這些組織的會員團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契斯脫發佈通告，他在那通告中聲明：「依照一致決議，我們應該立刻督察我們的國際開始活動起來，因此決定：我應該於來年二月初在倫敦召開我們國際的代表會議。我返國後，與英國職工會商量這個問題，他們也已表示希望擬定我們的行動方針。」

他在他的通告中寫道：「我們的朋友們，已經討論過代表會議的組成分子，大家認為，如果邀請和各國共產黨情報局抱同一原則的工會聯合會，或邀請那些領袖是共產黨員的工會聯合會，不會產生什麼重大結果的。你們當然了解，因為那是完全明明白白的，有着這類關係的工會聯合會，一定會始終忠實於世界工聯，一定不會同意參加反對各國共產黨情報局或反對世界工聯活動的國際組織的。」

契斯脫繼續說：「我受權將我們採取的措施通知你們，把爲了這件事而散佈的文件提供給你們，但是，如果你們不完全贊同把我們的國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那就不邀請你們派遣代表出席會議了。依照這些指令，我特將已經發佈的初步文件附給你們，而你們或許將要討論你們是否將依照我已在上面說起的條件參加代表會議。你們和我的處境都是非常困難的，我所掛心的就是這一點。」契斯脫這樣結束他的通告。

那麼，在這些情況中怎麼能夠建立各種產業部呢，又怎麼能夠譴責世界工聯呢？這不過是國際產業祕書處方面虛偽的話，他們騙不了任何人。

英國工大的備忘錄第十八節，認爲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從來不會能夠憑藉自由意志通過一種積極的決議，他們往往不得不訴諸最後手段，以退出世界工聯相要挾。

這種武斷之辭是不堪一駁的。實在的，當世界工聯的每一個決議案都是一致通過的，英國工大的代表們和其他國家的代表們一同投票贊成那些決議案的時

候，又怎麼能夠譴責世界工聯或個別國家的職工會中心機關缺乏合作精神呢？

你們也許要說，你們是違反你們的意志，而被迫通過決議案的嗎？

你們現在，以及在這次會期以前，曾反覆地說蘇聯職工會操縱世界工聯。然而，這是不確的。蘇聯職工會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因為自己擁有最多的會員而利用過這種優勢。蘇聯職工會在世界工聯的總理事會和代表大會的會議中所享有的表決的票數，決不比英美職工會所享有的表決的票數來得多些，雖然英美職工會的會員人數比蘇聯職工會會員人數的一半還要少些。蘇聯職工會一向表示過，正如現在和今後都欣然表示熱望合作，而且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們三年來才始終能夠通過一致的決議。

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接着又武斷說世界工聯沒有什麼效能，並且提出這種武斷之辭作為一種論據，來替他們提議取消世界工聯一事辯解。

如果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真正致力擴大

世界工聯的活動，那麼，世界工聯就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這是不待言的。然而，事實上，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們，自從世界工聯成立以來，從來不會表示過熱望，使世界工聯活躍起來，却是相反的，竭力要抑制世界工聯。他們要把一九四五年的倫敦代表會議變成一種協商的、諮詢的會議，並且提議說：不得通過關於成立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決議。至於在巴黎代表大會中，他們也提議把那會議視為預備會議，並且堅持應該有一段過渡時期，以便解決由於成立這麼一個世界工聯而引起的一切組織上的問題。

世界工聯，在它的活動的全部期間，始終不得不說服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們同意這一項或那一項的措施，並且不得不設法尋求為英國職工會所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們，雖然表面上同意這些決議案了，實際上却阻礙這些決議案的實施。

例如，世界工聯會一再通過決議案，要努力使德境所有四個佔領區中的德國職工會統一起來，並建立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德國職工會中心機關。但是，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實

際上都對上述的決議案實行怠工。他們故意使這些決議案無法實施，並且在去年九月間執行局的會議中，公開拋棄了這種任務。

不但這樣，一九四五年舉行的世界工聯的第一屆代表大會，就已通過了關於協助亞洲和非洲各國職工會一節的決議案。我要順便提一句：在上述場合，並不是蘇聯職工會創議的。然而，在這三年間，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始終對於召集代表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一事實行怠工，一九四八年九月間，他們在執行局的會議中正式宣佈取消上述的決議案了。

英美職工會的領袖們，曾經投票贊成，力爭世界工聯得派遣相當代表參加聯合國組織，然而他們並不會要求他們的政府設法貫徹這個決議。而且世界工聯所提出的大多數提案，在聯合國組織中就是由於英美代表們的票數而被打消的。他們就這樣子把世界工聯所提出的關於保障憲章權利和自由、關於同工同酬、關於破除工資方面的種族歧視等等的提案一一否決了。

英國工大的領袖們和美國產大的領袖們，生怕有

人把他們的分裂派的策略暴露給全世界人士看，所以他們阻撓召開定期舉行的世界職工會代表大會。昨天，台金再度聲明：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反對召開代表大會，因為他們生怕這種代表大會會變成從事共產黨宣傳的講壇。

英國工大的備忘錄第二十節，認為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會議已經顯示出，大部分的問題都缺乏協議的基礎。

但是，凡出席那次會議的人，都明白得很，九月會議所以未能通過任何建設性的決議案，正是因為英國工大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妨礙一切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使整個會議破裂了。同時，英國工大總理事會曲解事實，彷彿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曾作一切努力要解決議程上的諸問題，而有別的什麼人從中阻撓使他們無法解決似的。

那麼，你們怎麼胆敢責備世界工聯沒有什麼效能呢？現在，我們明白了，你們的用意原來是要這樣子使你們最近的提案有所藉口，你們這個提案是作為「好消息」向世界工聯提出來的——你們的提案要停

止世界工聯的活動。

所謂宣傳的問題，在那備忘錄中，以及在英國工大和英國產大的代表們的演說辭中，都說得很冗長。這些演說的人很不滿意蘇聯報紙對於他們的批評。你們都很明白，英美的報紙，對於蘇聯，對於蘇聯職工會及其領袖們，妄加惡毒的誹謗。你們進行着一種什麼樣的宣傳呀？我們可以很有理由的責問一聲：台金在馬蓋特發表的演說，充滿了對世界工聯的陰毒的謾罵，是不是宣傳呀？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奧布倫所寫的一篇文章，充滿了對蘇聯職工會的誹謗，是不是一種宣傳呀？一九四八年五月間，他發表了一篇誹謗性的文章，充滿了對於蘇聯工人和蘇聯職工會的惡意攻擊，雖然他本人從來不會到過蘇聯，他完全聽信謠言，而寫了這篇文章。

還有許多其他同樣的對蘇聯職工會和我們的活動妄加陰惡攻擊的文字。我們可以提出關於這一方面的比台金更多得多的剪報來。英美的報紙上充滿了對於我們職工會的攻擊。然而，他們並不會把這種事實提出來作為論據，來替主張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一事作

辯解。

關於這一點，我要說一句：我們並不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因為我們把批評視為改進工作的一種手段。蘇聯的批評所表現的特色便是真實性。

我們既已把英國工大總理事會在它的備忘錄中所提出的論據分析過了，現在，我們就可以下一結論，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為了替它的提案作證而提出的論據都是虛妄的，不能成立的。那備忘錄竭力要掩人耳目，使人無從明白世界工聯中的真情實況。那備忘錄完全曲解個別國家的職工會中心機關的態度以及英國工大代表的態度。

那麼，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呢，那動機的內幕是什麼呢？

無論如何，總不是已經向我們提出來的那些文件中所陳述的動機。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領袖們不敢公開對他們的工人說真話。

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初，報紙上就刊載了關於對世界工聯進行陰謀的消息。現在，這些消息已由隨後局勢的發展清清楚楚地證明了。

我要向你們提醒一下，當時討論的是什麼事情，以及我國的報紙和外國的報紙對勞工輿論界會發出什麼樣的警告。

事實是這樣的：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領袖們，瞞着工人階級而奉命來破壞世界工聯了。他們並不是由工人們頒佈那種命令的，因為工人們根本絕不會下令來殺戮他們自己創造的生命。

和職工會毫不相干的，而對政府方面人士頗有勢力的人物，很贊揚這樣的局面。他們要利用馬歇爾計劃，以對獨佔資本家們有利的方式使世界工聯終於分裂，這樣子使美國產大和美國勞聯（勞工聯盟）有了合併的機會，這一種合併也是在政治上對他們有利的。

英國工大總理事會認為應該全力支持那種計劃。因此，出席世界工聯的英國工大的代表們，就奉命要確保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支持馬歇爾計劃。請你們注意，決不是討論，而是支持馬歇爾計劃啊。

據說，美國產大如果獲得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台金和杜森的支持，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就

準備在這個問題上開火了。但是，英國工大那個時候却並未過於熱心地支持卡萊，而他們會因此受到應有的叱責。

而且據說，如果英國工大、美國產大及美國勞聯，就那一點達成了協議，與世界工聯中的「共產黨多數派」相對立，那麼，世界工聯就不僅會變成了對俄國人完全無關的東西，而且上述三個工會聯合會就會成立一種不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職工會組織的核心了。

問題是這樣的：要不要對台金和杜森施壓力，換句話說，要不要對他們提供某種忠告並解釋問題的實質？

你們可以相信，曾經的確把問題的實質對台金和杜森很適當地解釋過了，並且會達成了默契，可是關於使世界工聯分裂的計劃依然在策動，依然在進行。

這種計劃是照如下的階段實現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爲了馬歇爾計劃，對世界工聯發動了第一次攻擊。那次攻擊失敗了。

去年二月間，爲了召開執行局會議的日期，發動

了第二次攻擊。那次攻擊也同樣失敗了，不過分裂派已成立了一個十六國委員會，作為未來的國際的核心。

去年五月間在羅馬舉行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時，爲了世界工聯的政策和行政，接着又對世界工聯發動了一次攻擊。

分裂派的攻擊沒有打中目標，世界工聯繼續進行下去。

去年九月間，在執行局的會議中又發動了新攻擊，然而世界工聯依然繼續進行下去。

現在，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要那些加入世界工聯的各國職工會中心機關不僅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而且更要索興停止一切國際工作，而杜森將成立另一個國際職工會組織，那要充當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及其英國奴才們的溫順的傀儡。這種組織的理論上的領袖布隆已替這一種組織擬訂了原則，而英美的代表們都表示和他同意了。

那是要無條件地撐持資本主義的一種組織，這種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反對一切進步的職工會，首先要反

對蘇聯的職工會、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那些職工會、以及不肯支持資本主義的其他各國的職工會。

我們相信，這些便是建議取消世界工聯的那個提案的基本動機。這些動機，和人們提出的各項文件中，以及我們在這裏聽到的演說辭中所陳述的那些動機毫無共同點。

卡萊說：蘇聯的職工會受蘇維埃國家和各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支配。

這是純粹說謊。

蘇聯的職工會是蘇維埃社會中一種重要的有勢力的組織，但是政府却從來不會操縱職工會。在我們的國家中，政府的權力是屬於勞動人民的。蘇維埃政府很愉快地協助職工會，並且適當地尊重職工會的意見。

雖然在某些別的國家中，的確存在着資本案掌握政權、職工會被查封、職工會的活動受限制的情形，而在我們的國家中，是不能夠發生這樣的情形的。

那麼，你們要怎麼樣呢，你們難道要蘇聯政府迫害和限制職工會的活動嗎？難道那麼辦才會使你們開心嗎？

卡萊很不喜歡蘇聯沒有罷工。

是的，蘇聯的確沒有罷工，並不是因為罷工為法律所禁止，因為，相反的，我國的法律是准許罷工的。但是，沒有罷工，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剝削——而這一點，卡萊畢竟應該了解。工人的努力所生產的一切，僅歸勞動人民所有，僅成為共同的財富。

你們寧愛資本主義，而不喜歡社會主義。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但是，請你們不要強迫我們倒退，恢復三十年前存在過的東西呀，我國的工人階級都不要使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舊觀——來使你們稱心如意。

卡萊同樣地誤解了蘇聯職工會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

蘇聯職工會難道真的反對各國在經濟上互相援助嗎？

不，這是不確的。

蘇聯職工會一向認為，一個國家給予另一個國家以經濟的援助，是一種很自然的行動。然而，蘇聯職工會認為，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經濟援助，不得

有任何束縛，使接受援助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那些給予援助的國家的支配。

蘇聯職工會難道真的拒絕討論馬歇爾計劃嗎？

不，這是不確的。

讓卡萊回憶一下去年二月間在莫斯科談判的經過情形罷。與卡萊談判的結果，產生了一份文獻，題目叫做「蘇聯職工會關於馬歇爾計劃問題的聲明」。

在那篇聲明中，蘇聯職工會完全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們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而無庸把那個聲明再說一遍，因為那是舉世輿論界盡人皆知的了。

無論在談判期間或在那聲明中，蘇聯職工會都不會反對在世界工聯中討論馬歇爾計劃問題。相反的，正是蘇聯職工會提議在具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性的團體中，即在執行委員會中，以民主方式來討論它。然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和英國工大的代表們，却不肯在世界工聯中討論那個問題。

卡萊似乎遵守這麼一種規則：如果事實對他不有利，就索興抹煞事實。

卡萊武斷說，共產黨報紙要求把改良派分子逐出

世界工聯。

就蘇聯職工會而言，我們曾在我們已經遞交卡萊的關於馬歇爾計劃的聲明中，宣佈過我們對於世界工聯內部種種政治傾向的態度。那聲明中說過：『全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一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職工會組織，都應享有充分權利和機會在世界工聯中自由討論任何政治問題。』

台金說：凡支持蘇聯的哲學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國家，都不能夠自由地表明她們的意見。

那種見解從何說起呢？那不是說的反話嗎？

決沒有一個別的國家，勞動人民享有像在蘇聯所享有的這麼充分的發表意見的機會。

在我們國家中，剝削者們沒有自由——那是的確的。但是，我相信，蘇聯的一般勞動人民和工人階級，決不因爲這種事實而受到害處。

如果台金熱切的要使剝削者們享有自由，我們一定不能夠支持他。

在蘇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僅宣佈過，而且更由事實予以保障，工人的組織都擁有印報用的紙

張，印刷機和報紙。你們只要把我們的報紙瀏覽一下，你們就可以用你們自己的眼睛看得出，我們批評我們的缺點多麼嚴厲，多麼自由呀。

台金認為，在世界工聯內部，已經成立了共產黨的黨團，奉行着各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指令。

台金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罪惡都歸罪於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他的誣控一點也不新鮮。法國礦工們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進行的正當的鬥爭，英國工大的領袖們不肯予以支持，不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嗎？

然而，事實上，在世界工聯內部根本沒有而且從來沒有什麼黨團。

同時，你們却曾經進行，而且繼續進行着對世界工聯不利的單獨行動。十六國職工會委員會的成立，在世界工聯執行局本屆會議之前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領袖們之間舉行的正式會議，都是這一方面的明證。

台金說過：共產黨的職工會和非共產黨的職工會之間存在着鴻溝，並且說，他們之間的基本歧見是無法解決的。

世界上，根本沒有共產黨的職工會或非共產黨的職工會這類東西。職工會是一種非黨派性的組織。

蘇聯職工會認為，在共同的國際職工會組織內部，種種政治傾向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你們認為還是不能容許的，那麼，你們要怎麼樣呢？如果地球上有人抱着和你們不同的信仰，那將怎麼辦呢？如果的確存在着共產主義者和抱着進步理想的非共產主義者們，那將怎麼辦呢？你們難道要迫使他們抱着會使你們中意的思想，不然你們就要把他們消滅掉嗎？

但是，這是一種什麼「民主」呢？

的確，局面是完全清清楚楚的了。如果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果真熱望阻止世界工聯破裂，熱望保全世界工聯，我們一定會使一切爭端都能覓致解決方案的。只要對世界工聯無害，我們曾經不惜常常迎合他們。就連現在，我們也情願考慮各種建設性的建議。

然而，已經明白了，你們所要的，原來是要取消世界工聯。

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們，你們爲你們自己規定下一件辦不到的任務。這是辦不到的啊。

關於這一方面，我要回憶一下俄羅斯文學中的一則寓言。

薩爾蒂柯夫一錫且得林曾經描寫過一位市長，一個不學無術的糊塗的人，他以爲只是由於他批准和下令，一切事物才能夠存在。有一次，他接到報告，說存在着美洲這樣的東西。那位市長開始考慮了——沒有他批准，美洲怎麼可以擅自出現呢。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查封美洲！然而，最後他畢竟恍然大悟了，他有點兒過火啦，他就在他的命令上又加上一句：『不過，這似乎是在我的權限以外的事情。』

而我想：取消世界工聯，也是在你們的權限以外的。

取消世界工聯，既不符合工人的願望，也不符合工人的意志。他們決不會譴怒我們的，一定要在分裂派的身上烙上罪名的。

分裂派說：英國職工會的普通會員都贊成取消世界工聯。

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也許，他們能夠把工人們關於這一點的決議拿給我們看看嗎？我們從報紙上的報導中，却知道有些職工會的組織的確反對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決議。

英國工大總理事會在它的一封信中提議設置一個保管理事會，接收世界工聯的一切基金，並且在十二個月內或較早的時候，決定世界工聯是否應該繼續存在。

很明顯的，在談論將世界工聯取消的程序以前，我們必須先行決定它的存廢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應該由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來作一決定的。關於對工人階級具有最大意義的這一種事情，如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存廢問題，不能由七個人通過決議，這是不待言的。

關於這件事，不管在這兒說得如何天花亂墜，都是毫無裨益的，因為這總是一種空話，徒然表明這一種提案的主動人決不是從我們的世界工聯這個組織的基本的民主原則出發的。

台金說，執行局的九個委員——其中出席的只有七個委員——能夠確定有六十五個國家的職工會加入

的這一個組織的命運，他的這種言論是如此極權，簡直不必加以評論。

有人提議不必由執行委員會、總理事會或代表大會決定，就可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我倒要問問提案人：在英國職工會內部能夠實行這種辦法嗎？比方說，受命領導職工會的台金和杜森，擅自決定封閉英國的職工會，把運輸大廈的門鎖閉起來，然後等待十二個月左右靜候一個也是由他們指派的保管理事會來重新考慮那個問題——能夠這麼辦嗎？英國工大總理事會和英國職工會代表大會，見到這類「民主的行動」（如果你們要這麼稱呼的話），會對他們發生什麼樣的反感呢？

我要問問美國產大的代表們：不管這些領袖們地位多麼高，七個人就能夠憑一紙暗中內定的決議，封閉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嗎？

唯有代表大會才能夠對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這樣的大事情通過決議案。

世界工聯能夠停留在被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陷審的境地嗎？當然不能夠。

我們決不贊成取消世界工聯。千百萬工人們都渴望世界工聯完成偉大工作，保障他們的利益，幫助他們的鬥爭。殖民地工人，直到今天還是奴隸，被保證貫徹大西洋憲章一節的諾言欺騙過，被保證規定最低限度的適當生活條件一節的諾言欺騙過，他們在爲反對非人的剝削而鬥爭中，期望獲得援助。

希臘的民主職工會，伊朗、牙馬加、印度、和其他各國的職工會，都期望得到援助。這些國家中的工人，看見由美國人柯普主持的世界工聯殖民部對他們不關痛癢，他們就會這樣想：不僅你們，而且整個世界工聯，也都反對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了。

世界工聯的情勢必須予以澄清。我們不能夠僅限於在執行局中，以這麼一種草率態度，討論英國工大總理事會所提出的提案。我們必須把它提交執行委員會，總理事會和代表大會去討論。這是世界工聯的命運所繫的問題，這是在千百萬工人的目光中認爲是足以保障他們利益的唯一代表性的國際組織的命運所繫的問題。而即使暫時停止世界工聯的活動，我們也斷然不能表示同意。

我附議世界工聯總書記薩揚的動議：緊急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

倘若英國工大的代表們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拒絕參加世界工聯的今後活動，我們就不要他們，而繼續進行下去。一個有六十五個國家加入的國際組織，斷然不能夠只是由於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和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代表們高興這麼辦，就不復存在呀。

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領袖們的這一種分裂行動，我們確實覺得遺憾，因為這一種分裂的行動顯然危害到國際聯工會運動，正和它危害到英美兩國工人的利益一樣。

我們認為，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我們的一切歧見都是可以解決的。凡揚言爭端不能夠解決的人，都是反對團結的人。如果你們認為沒有合作的可能性，那麼，分裂就應該由你們負責任。我們為保持團結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用，雖然即使現在，我們還是情願跟你們繼續合作。可是，你們頑固地反對合作。

我們以為，應該採取各種措施使世界工聯的工作

活躍起來，促進爲貫澈巴婁代表大會中爲世界工聯規定的，並已銘記在世界工聯憲章中的那些崇高的任務而鬥爭。世界工聯應該以更大決心和堅忍精神，爲提高工人的生活標準、爲民主自由、爲各國間的永久穩定的和平而奮鬥。

附 錄 一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決議

世界職工聯合會（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由多數票決通過了關於英國職工會代表大會（英國工大）所提出的停止世界工聯活動案的決議案。

決議案中說：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認可世界工聯執行局上次會議中關於召開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一節的決議，並且認可執行局為維護世界工聯和遵守法規而採取的行動。

執行委員會以世界工聯領導機關的資格鄭重聲明：英國工大的台金，美國產大（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卡萊，和荷蘭職工會代表寇伯斯所採取的立場，直接違背世界工聯的法規。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提案，危害到國際職工會的團結，而且違背在倫敦舉行的世

界職工會代表會議和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工聯成立大會所一致通過的決議案。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否決關於暫停或休止世界工聯活動一節的提案，並且鄭重聲明：當繼續行使其職權。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聲明：它當繼續進行其活動，目的在於組織所有各國職工會的共同鬥爭，以抵抗對勞動人民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一切侵害，而維護他們的民主自由，維護勞動人民的經濟福利和社會福利的增進。當繼續進行鬥爭，以便澈底根絕法西斯主義的殘餘，反對戰爭，而爭取穩定的永久的和平。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當在一切國際組織中，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並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重申世界工聯具有包羅一切的性質，世界工聯的目的是不分種族、民族、政治上、哲學上或宗教上的信仰，而把所有的一切勞動人民都團結起來。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確證在羅馬所通過的決議

案，即世界工聯的機構內部存在着勞工運動中的種種傾向，不得對其中任何一種傾向表示歧視，並且聲明：世界工聯的門戶是對所有一切真正的職工會組織開放着的。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表示確信：包括英美勞動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所有各國的勞動人民一定都有同感。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並且通過關於准許德國職工會和日本職工會加入世界工聯案。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批准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議程草案。

附 錄 二

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在 世界工聯執委會上演辭

全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索洛維耶夫，在世界職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會議中發表演說稱：

現在人們有權利可以完全確信無疑地說一句：早在一九四七年底，英國職工會代表大會（英國工大）總理事會的、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美國產大）的和美國勞工聯盟（美國勞聯）的若干領袖們，就已擬出一項陰謀計劃，來危害世界勞工運動的團結，他們在這一方面奉行着那些跟職工會組織毫不相干的人士的指令。

這些陰謀份子一心希望，他們能設法把所有一切

進步的職工會逐出世界工聯，設法控制世界工聯的機構，使世界工聯為馬歇爾計劃的贊助人和授意人服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世界工聯會遭美國產大代表卡萊的攻擊，他要求世界工聯積極參加貫徹馬歇爾計劃。

去年夏天，又對世界工聯加以新的攻擊，這一回是和世界工聯的行政及政策有關的。

最後，去年九月間，世界工聯又受人攻擊，而以柏林問題、以世界工聯內部設置各產業部的問題作為口實。

然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在去年九月間還不會準備實行分裂。他們那時採取了迂迴的戰略，在想着種種手段。

去年十月間，終於想出了一種手段，簡單說來，就是由英國工大總理事會提出關於停止世界工聯活動的提案。

執行局開會時，大多數委員都很強調地爭論，極力要說服英國工大總理事會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們，說

明執行局根據憲章無權討論世界工聯的存廢問題，因為唯有代表大會才享有此種權利。然而，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領袖們，竟揚言他們不要尊重大多數的意見，不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如何，他們總歸要退出世界工聯了。

世界工聯執行局大多數委員，都不能採納這麼一種獨裁的步驟，這是不待言的。大多數委員認為：世界工聯是世界工人階級的一種偉大的成就，而且這種成就就是在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激烈的流血的衝突過程中好不容易才獲得的，所有各國的工人，已由自身的經驗領悟到工人階級的分裂是多麼不幸。

蘇聯代表團相信：世界工聯的基本原則，必須充分地繼續生效。世界工聯不得對真正的職工會組織關閉門戶。而應該加以限制，只是不得准許法西斯型的僞職工會加入，也不得准許那些爲了分裂真正的職工會而由政府包辦的職工會加入。

世界工聯不得取消那些要停留在世界工聯內部的英、美、荷等國職工會的會籍。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應保障這些職工會組織在世界工聯的執行機構內佔一

個適當的地位。

目前國際形勢的特徵便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動員；以壓制民主和進步勢力為目的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到處展開的組織周密的一種運動；若干國家中的職工會被暴力解散，職工會領袖們被迫走入地下；由美國國務部資助，由美國勞聯出面，在全世界展開頑固的分裂活動；戰爭販子們狂妄地準備又一次賭博，使一切文明都有消滅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解散世界工聯，那就意味着出賣工人階級，在勞工運動史中犯了最大的叛逆罪行。

我們的偉大組織，決不會單單因為某些反動職工會領袖們背棄它而就此消滅。它必將繼續存在而發展，鞏固自己的隊伍，愈益壯大成長起來。

蘇聯職工會會積極參加創立世界工聯。它們現在一如既往，全心全力贊同執行局中多數人的意見，以及執行局在本屆會議中所擬定的實際措施。

蘇聯職工會號召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擁護世界工聯，幫助它進一步發展。

附 錄 三

世界工聯告全世界勞工書

全世界男女工人們！國際工人階級的統一在危險中。英國職工會代表大會與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代表們以退出世界職工聯合會來要挾世界工聯接受美國產大的條件：不是即刻暫停世界工聯的活動，便須宣告解散。

因此，他們企圖強迫團結了全世界有組織的工人的六十七個全國性的工會中稱接受英國工大與美國產大底意志。

世界職工聯合會執行局的大多數委員，曾經建議設法解決存在於世界工聯活動中的歧見。但是英國工大與美國產大的代表們，仍舊不允協商，依然不同意任何辯論：却要求執行局其他份子，接受他們解散世

界工聯的提案。世界工聯執行局大多數委員，都拒絕承認這麼一個哀的美教書。

世界工聯執行局大多數委員已經嚴重抗議了他們要強迫執行局作出關於世界工聯的存廢和國際職工的統一問題的決議，因為祇有代表大會，才有權討論這個問題。世界工聯執行局大多數委員，主張應將英國的建議交付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及世界職工聯合會代表大會審查。

英國工大與美國產大的代表們聲稱，他們無意與大多數人的意見較量，接着世界工聯執行局的份子，英國工大的台金、美國產大的卡萊與荷蘭職工會代表寇伯斯即刻退出了執行局的會場。這表明他們已脫離世界職工聯合會，並且明白拒絕考慮任何與保全工聯統一有關的大家可以接受的決議。

不過，執行局的工作，並未因此而中斷。世界工聯副主席維托黎奧（意大利代表）出來主持會議，直至本屆會期終了為止。

全世界男女工人們！世界職工聯合會是我們工人大家的。它說出了世界勞動人民底心願：是傳達他們

的希望。當世界工聯創立時，在聯合會的憲章中會載明世界工聯有下列目的：

組織全世界各國工聯的聯合鬥爭，保衛全世界勞動人民底經濟權和社會權，保衛他們的民主自由。

保障一切勞工有工可作；

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準；

減少工作時間；

勞工及其家屬於失業、患病、或遭遇意外時的社會保險；

保障對年老工人的生活，以及保證改進勞工經濟狀況與社會狀況的其他措施。同時要將法西斯殘餘摧毀無遺，不問它們以何種形式何種姿態出現；

以繼續不斷的鬥爭反對戰爭並消滅一切戰爭因素——爭取永久的和平；

保衛勞動人民所有國際組織的利益。

三年多以來，世界工聯一直為達成上項計劃而進行廣泛的活動，許多國家的人民——鬥爭中的同志——受世界工聯活動之惠，得以免於死亡。

倘使過去世界工聯的活動，未遭今日這些公然主

張停止工聯一切活動並解散工聯的人們的阻撓，那麼它的成績一定更可觀了。

英國職工大會總理事會的領袖們，在提議前未曾了解，在職工運動的發展中，在各國爭取獨立的鬥爭中，以及在全世界職工會力量方面，都已經起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任何一國職工會，可以憑藉其會員數量和過去成就而完全支配世界職工聯合會命運的以往局面，已經不復存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期，許多國家的職工團體組織上都發展到相當高度。它們成爲包括一切職工部門的羣衆組織。成千成萬的勞動人民，全已團結在這些組織之內。

英國職工會領袖們，偏偏錯誤地估計了當前職工會在各自國內的地位，所以他們繼續幻想：可能強迫各國接受他們底意志，並拒絕與其會友們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協議的條件下，實行兄弟般的合作。

這種分裂並破壞世界職工聯合會的企圖，根本否

定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實際上，由這種提案所表現的否定性，骨子裏的真義是要剝奪國際職工聯合會的力量，並且把這些力量移交給二三參加世界工聯的職工會。

世界工聯的統一，建築在各職工會間的自動合作上面。這些職工會並非政治團體。職工會主要的目的在於提高工人階級生活水準，並不因會員的政治、宗教、哲學信仰及種族等不同而有何差別。

職工會不應參預政治性的賭博。世界工聯執行局宣佈世界工聯今後繼續存在。她並不拒絕，也不防止任何職工會參加世界職工聯合會。她繼續存在，因為全世界的男女工人們都堅決需要保護，需要團結，目前削弱工人階級力量，破壞其國際與國內統一的企圖，就是一種罪行。發動這罪行者必遭勞工與歷史的裁判。

執行局已決議於一月廿八日在巴黎舉行世界工聯執委會。執行局向執委會建議，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下半月，召開全世界工聯代表大會。

各國要求保持並加強世界職工聯合會的信函，已

紛至沓來。

男女工人們！世界工聯的目標是偉大崇高的。它們反映出體力與智力勞動者底共同利益。為達成這崇高的目標，必須加強全世界勞工的團結，尤須更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世界工聯。

世界工聯不顧一切祕密政治陰謀，必將繼續存在、成長。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了一個大教訓。他們證實了，分裂他們底力量就是為法西斯主義開路，以便造成新的戰爭，造成勞工的貧困。

如果你不願意坐視法西斯主義以新姿態復活，假使你不需要新戰爭——一起來整肅加強你們的隊伍，爭取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平民主與進步的希望泉源便在這裏。不要聽信那些對世界工聯的虛偽攻擊。

全世界勞工們！保持你們與世界工聯的聯繫！推動並且支持世界工聯宣佈的要求。

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萬歲！

世界工聯萬歲！

（王運成譯）

N. 亞歷山大洛夫

世界工聯與國際產業祕書處 談判破裂的原因

英國職工大會的反動領袖們把世界職工聯合會不能與國際產業祕書處取得協調一點，作為停止世界工聯活動的理由之一。

我們且在這裏說明一下世界工聯與國際產業祕書處談判的經過，讓大家看看，談判不成功究竟是誰之過。

國際產業祕書處是改良主義的國際職工會聯合組織，它成立於上世紀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它一直受着阿姆斯特丹職工會國際的思想影響。這就是祕書處祇能聯合極少數國家的工人的原因。由於阿姆

斯特丹國際的首領們積極幫助帝國主義殖民者和奴役者，因此，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職工會都沒有加入國際產業祕書處。由於阿姆斯特丹國際竭力要孤立蘇聯工人階級，因此，蘇聯職工會也沒有加入祕書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姆斯特丹國際宣告瓦解了。產業祕書處也停止了一切活動。但是，如果阿姆斯特丹國際是命定不能恢復的話，那末國際產業祕書處却開始蠢然蠢動了。

國際性的工人階級組織，如果不背離它的總的階級任務，它對於解決勞動條件問題及勞動者的生活問題是有重大意義的。所以，巴黎世界職工大會（世界工聯即由此會議產生）通過了建立產業部的決議。產業部的任務是團結世界工聯隊伍中的各部門職工會，在世界工聯領導下爭取勞動條件的改善、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保衛職工會的利益。一開頭，便有人想以參加世界工聯的國際產業祕書處為基礎，而建立產業部。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特別堅持這點。他們聲明，在併入產業祕書處的基礎上建立產業部——這是英國職工會參加世界工聯的必要條件。後來知道，

這項聲明是含有深意的，它不是誠懇的，它具有存心挑撥的性質。

世界職工聯合會成立後不久，其領導機構便開始草擬產業部的法規。在擬製法規時，它曾一再與祕書處商討為後者所能接受的併入世界工聯產業部的條件。

起初產業祕書處同意併入世界工聯產業部。但後來，隨着國際反動派對世界工聯仇恨的加深，隨着國際工人階級及敵人的破壞活動的加強，祕書處的大多數領袖們就堅持要給予產業部以廣泛的自治權，事實上就等於完全脫離工聯而獨立。

世界工聯對國際產業祕書處作了極大的讓步。然而每一次讓步後，他們又開始提出更難接受的要求。為使產業部早日成立，世界工聯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把業已通過的產業部法規作了許多修改。但國際產業祕書處決心以一切方法來阻撓工聯產業部的建立，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當世界工聯設立了協商委員會以及祕書處與蘇聯職工會代表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代表的會議時，祕書處的領袖們就確定了這種分裂的路綫。

協商委員會的會議顯示出，國際產業秘書處的領導者決定把一切談判的結果推翻。而協商委員會開會後的第二天，他們並不邀請蘇聯職工會和美國產大的代表，就單獨召開了會議，通過了拒絕與世界工聯合作的聲明。在這聲明中暴露出，他們希望分裂世界職工的團結，企圖建立另外一個組織，來對抗世界職工聯合會。

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們在世界工聯與國際產業秘書處的談判中所採取的立場，是不能不注意的。他們對這項談判袖手旁觀，不願促使其成功，祇是一再聲明：在國際產業秘書處的基礎上建立產業部是英國職工會參加世界工聯的條件。然而，他們在談判中做調人是最適合不過的，因為國際產業秘書處的許多領袖是英國人和英國職工會的著名人物。

不但如此，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還要着兩面戲。在世界工聯領導機構的會議上他們投票贊同產業部的法規，但一方面他們又支持國際產業秘書處的反動領袖，鼓勵他們拒絕與世界工聯合作。

應當指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產業秘書處都拒絕

加入世界工聯的。例如，教師國際大會就通過了決議，要求世界工聯早日建立教育工作者的產業部。參加秘書處的某些國家的職工會也聲明，如果秘書處不加入世界工聯，它們將宣告退出。然而，當國際產業秘書處通過了分裂的決議後，蘇聯職工蘇會代表提議世界工聯執行局以那些同意加入工聯的秘書處為基礎，先建立幾個產業部時，英國職工大會的代表却斷然反對這項建議。蘇聯職工會又建議以最民主的方法——即由國際產業秘書處大會來解決秘書處應否加入產業部的問題，這建議也被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否決了。當英國職工大會通過了停止世界工聯活動的分裂性決議之後，我們就不難明瞭它以前種種行爲的原因了。如果世界工聯着手建立產業部，這將使英國職工會不能利用國際產業秘書處的問題來分裂世界工聯。

因此，世界工聯和國際產業秘書處的相互關係問題，祇是英國職工會反動領袖們手中分裂世界工聯的藉口和工具。然而，廣大勞動羣衆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以堅決擁護世界工聯的團結作為回答！

（何 歌譯）

齊 爾 卓 夫

世界工聯是「無效的組織」嗎？

在英國職工大會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為辯護它們的退出世界職工聯合會而造的許多誹謗謠言中，世界工聯沒有效率這一說法是佔着重要地位的。

分裂份子宣稱，世界職工聯合會是一個「沒有效率的」組織，「給一大堆不能消除的歧見弄得四分五裂」，妨礙了它的活動。

世界職工聯合會這個組織，在自己的隊伍中不分政治宗教信仰的區別，把全世界七千萬以上的職工會會員聯合起來。因此，在個別的問題上世界工聯自然可能有不同的見解。但絕對不能說，它是一個「沒有效率的」組織，說它不能執行自己的任務。

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成立是工人階級最偉大的一次

戰績。它是按照工人的意志建立的，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明白了祇有在國際無產階級堅強團結的條件下，才能避免給他們帶來飢餓、貧窮和死亡的新戰爭。建立世界工聯後，工人就責成它為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反對戰爭和產生戰爭的根源，樹立持久的民主和平，反對迫害勞動者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反對摧殘各國人民民主自由，不斷增進全世界勞動者的福利，爭取民主、進步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世界職工聯合會自成立以來，為實現當前的任務始終在作着廣泛的活動。它已為各國勞動者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它的活動首先是保衛職工會的權利和自由，沒有這些權利和自由而要改善勞動者的狀況是不可能的。

世界職工聯合會再三向聯合國機構提出了對勞動者有切身利害關係的重要問題，如保證實現和發展職工會權利，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消除民族和種族的歧視，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準等問題。

世界職工聯合會獲得了參加聯合國機構內一切有關的代表權。它有權聯合國社會在經濟理事會的議事

日程上提出自己的問題，並出席參加這些問題的討論。

世界職工聯合會對於德、日、奧三國民主職工會的恢復活動和發展，給予了巨大的幫助，在沒有職工會的地方幫助成立職工會。

世界職工聯合會一再提出抗議，反對希臘、中國、印度、伊朗、南非洲、拉丁美洲、埃及和許多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國家摧殘職工會、迫害工人運動積極份子的罪行。

世界職工聯合會支持岡比亞（西非英屬殖民地）職工會為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人工資而提出的要求。在南菲，它為土人礦工爭取到了最基本的權利。它屢次派遣委員會到各國去援助被反動集團迫害的職工會運動。

世界職工聯合會向聯合國機構提出了備忘錄，譴責佛朗哥政權，要求採取有效措施去推翻這個政權，並促使德國實行肅清納粹餘孽的民主化運動。

世界職工聯合會以這一切行動，不僅幫助了工人階級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同

時堅決地阻擋了英美帝國主義者向發動新世界大戰的道路上行進。

工人階級的國際組織還可能做更多的事情，如果英國職工大會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領袖們是真正努力展開活動的話。然而，他們從來沒有表示過積極活動的願望。世界職工聯合會有許多決議不能執行，就因為英美職工會的領袖們雖然投票贊成，却是「決而不行」的緣故。

例如，世界職工聯合會關於建立德國統一的民主職工會這一問題的決議，就遇到了這種情形。在這一問題上，英國職工大會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走上了全力支持本國政府的道路，阻撓德國職工會聯合起來。同樣，這些分裂份子全力阻撓工聯成立產業部、召開亞洲國家職工大會、舉行世界職工聯合會第二次大會等。

自世界職工聯合會成立以來，國際工人團結的敵人一直企圖把它變為推行本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良好工具。看到這種陰謀的徒勞無功時，他們就開始破壞世界工聯的活動，而現在，達到了分裂的目的

後，就在本國工人階級的面前誹謗牠『沒有效率』，以掩飾自己的罪行。

然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或許謗，他們分別得很清楚。他們沒有跟着也永遠不會跟着這些分裂的工賊走的。世界職工聯合會將繼續存在，並且，清除了破壞份子後，它將『更有效率』地執行全世界勞動者向它提出的任務。

（林 秀譯）

波共領袖貝魯特

波蘭工人運動的發展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波蘭各工人

政黨團結大會上的演辭

波蘭工人階級運動是在橫亘七十年的頑強不息的階級鬥爭當中、克服了它內部的思想浮動而生長起來、成熟起來的。

「無產階級黨」成立於一八八二年，這是根據馬克思理論的精神，在波蘭高舉階級鬥爭之旗的一個最早的政黨。

波蘭社會黨成立於一八九二年，這是一個激烈的國家主義的政黨，要使波蘭無產階級脫離階級鬥爭的道路，使之充滿着國家統一的資產階級觀念。在波蘭社會黨的隊伍中，包括着依附於第二國際右派的社會

民主黨右翼份子，以及畢蘇茨基及其黨羽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國家主義份子。波蘭社會黨是一個妥協的改良主義的政黨，主張和波蘭有錢的各階級聯合一致。它同時又是一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因為它不僅鼓吹憎惡俄國沙皇主義——波蘭人民和廣大俄國人民大眾之敵，並且還煽動對於沙皇主義不共戴天之敵的俄國工人階級運動，激發一種猜忌和不信任的感情。

在一八九三年，波蘭與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簡稱波立社會民主黨）不但繼承着「無產階級黨」在其發展全盛時代的革命傳統，而且把波蘭工人階級運動提到了羣衆鬥爭的最高階段。我們必須指出，不管波立社會民主黨犯過許多錯誤，但它的確繼承了先驅者的最優良的傳統，把肯定的部份加以發揚，用植基於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綱領，把所謂波蘭工人的工人階級武裝起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大反動的時期、革命運動再度高漲、以及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中，波立社會民主黨與波蘭社會黨左派，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分裂了開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波蘭工人階級運動

具有重大的意義。波立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黨左派團結在一起，成立了波蘭共產黨。

不管波蘭共產黨不能完全克服許多錯誤的原則和歪曲的策略，但是自從一九二三年召開第二屆大會以來，它就變成了一個列寧型的政黨，一個把列寧主義介紹到波蘭工人階級運動中來的政黨。這是植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一的政黨，爭取工人階級政權，爭取波蘭人民真正獨立的政黨。一九二八年，當波共潛入地下時，它在競選時期中獲得了將近一百萬票。波共號召羣衆起來反對法西斯獨裁，發動總罷工。波共在『麵包、和平、自由！』的口號下主張建立廣泛的人民反法西斯陣綫，這在波蘭工人階級的鬥爭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波蘭社會黨右派則竭力反對統一戰綫，反對人民戰綫。

對於蘇聯，對於勝利的俄國革命所持的態度，乃是波蘭工人階級運動中一道顯明的界綫。波共從其存在的最初一天起，就進行着堅強不撓的鬥爭，主張把波蘭包括在爭取社會主義，首先主要的是爭取波蘭人民和蘇聯人民的友愛聯盟的國際陣綫之中。波蘭社會

黨右派從波蘭獨立的最初一天起，就用仇視蘇聯的怨毒來戕害人民的心靈，參加着波蘭資產階級所發動的反蘇謠言攻勢。

一九三八年解散波共，是由於敵人特務滲入到黨的領導份子中來的結果。雖然如此，但是黨的基本思想骨幹，還是保持其不屈不撓的堅韌性，還是繼續着鬥爭。

我們對於那一時期的波共絕對不是採取無批判的態度。我們的黨是作為波蘭工人階級運動發展之結果而建立起來的新型政黨。但是，把我們全部的經驗考慮之後，我們認為自己是那偉大的歷史成果的繼承人，這種成果，是在組織和理論各方面以蘇聯共產黨（布）為典範的波蘭共產黨藉其無我獻身的思想鬥爭而獲得的。

一方面是波蘭社會黨領袖們的變節，另一方是波共的英勇鬥爭，這二種因素必然對於廣大的波蘭社會黨黨員羣衆和真正為了爭取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而參加該黨的工人黨員們，要發生影響。這便是在兩個大戰間歇時期波蘭社會黨發生黨內鬥爭，工人黨員們對

於該黨右派領袖的妥協和變節政策表示極度不滿的原故。

我們把波共鬥爭的英勇傳統拿來作為我們團結的基石。我們也根據波蘭社會黨左派反對畢蘇茨基右派領導的鬥爭傳統，我們認為他們的鬥爭對於工人階級統一戰綫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波蘭九月潰敗後的最初幾個星期中，波共活躍份子在自己周圍集結了反法西斯民主份子，建立了反對佔領軍的第一個有組織的集團。這些集團和波蘭工人黨採取一致行動，波蘭工人黨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它的政綱根據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

波蘭工人黨領導波蘭人民大眾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鬥爭。波蘭工人黨把從法西斯羈軛下解放波蘭，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連結在一起，和反對希特勒佔領軍同時，在城市及鄉村的勞動人民，和主張恢復九月前地主資本家統治的人們之間，繼續進行着尖銳的階級鬥爭。人民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以及逼近波蘭疆界的紅軍的勝利，在人民大眾心裏加深了自覺，知道只有波蘭

工人黨的政綱才是唯一正確的政綱，指出必須集合一切人民力量來反對侵略者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波蘭工人黨一開始就指出的真理，就是說，只有聯合蘇聯才能保證波蘭解放，日益變得明顯了。

在法西斯主義即將潰敗，波蘭解放在望之際，設立全國人民會議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具有重大的意義。反動派看到破產的末日將臨，就在華沙發動叛亂，企圖一舉而攫得政權，藉此保持正從他們手中滑出去的權力，造成一種對抗紅軍和全國人民會議的力量。紅軍擊潰了法西斯主義，解放了波蘭人民。波蘭工人黨的路綫——以俄國革命和波蘭革命不可分解地聯繫在一起為根據的路綫，最後獲勝了。人民的波蘭，在革命熱情高漲之下，作為紅軍解放波蘭之結果，而成立起來。隨着國家的解放，波蘭工人黨摒棄了地下活動的形式，變成了我國革命轉變的主要中心領導力量，廣泛的民主陣綫的組織人，那個陣綫的基礎是由全國人民會議所奠定的。

在解放後的時期中，波蘭工人黨集中全力來建立新的權力機構。波蘭工人黨的黨員們，首先去為社會

安全機構工作，是波蘭人民軍裏的積極份子，同時又最先為新的國家及市政機構服務。農民獲得工人的援助，有組織地推進着土地改革，從而擴展了工農的聯盟，把新的內容充實了進去。波蘭工人黨堅決實行工業國有化，團結人民力量去復興國家。在波茨坦，由於蘇聯堅決的立場，沿着奧得河，尼斯河和波羅的海，劃定了蘇波疆界，於是人民波蘭面臨了一個艱巨的任務：很快地把西區和本土連結起來，把無數波蘭人移殖到這些地區中去。

一方面完成着這些艱巨的任務，同時又和地主、資本家反動派進行着尖銳的階級鬥爭。蘇聯的勝利，使帝國主義者不能再公開地進行干涉，同時又瓦解了波蘭反動派發動內戰的一切企圖。

波蘭工人黨的活動，建設的成功，以及人民波蘭的鞏固，對於勞動人民具有重大的影響，幫助奠定了其他各黨政黨的思想立場。波蘭工人黨的領導份子主張統一戰綫，和波蘭社會黨合作。波蘭工人黨爭取統一戰綫，爭取工人階級團結的鬥爭，變成了波蘭人民政權的基石，變成了鞏固工農團結的基礎。農民黨的

領導集團，是集合農民運動過激份子的納污之所。在這種條件下，成立了民主人民陣線，它的領導力量則是波蘭工人黨。民主勢力的集結，暴露了米柯拉席克等人的卑鄙無恥，造成了這一派的政治的與組織的徹底潰敗，這一派是和地下法西斯運動狼狽勾結的反動派之合法的一翼。

統一戰綫在競選時的獲勝，告訴工人階級，團結工人階級是正確的，這使波蘭工人黨和波蘭社會黨更加密切地團結起來。

這兩個政黨爲了完成團結起見，竭力推行着許多工作，來提高黨員的思想水準和勞動人民的政治瞭解。這個工作，在波蘭工人黨領導份子反對右派和國家主義偏向以及在社會黨中反對機會主義傾向和錯誤的鬥爭中，更加深刻、擴大起來。正是在爭取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肅清黨內錯誤和機會份子的鬥爭中，二黨的團結最後才達到了成熟的階段，一如在我們目前這次大會中所表現的。

波蘭的人民民主主義制度是達到新制度的一條道路。人們常常理解成這樣：這個制度是一種發展的過

程，它的結果是預料不到的。有些人想像這個過程的結果，將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綜合，這是一種特別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在這裏面，社會主義的成份和資本主義的成份，將以互相尊重為基礎，永久和諧地共存共榮。又有人認為，人民民主主義制度是戰後暫時特別的勢力對比關係之結果，竭力要調和勢力的平衡，希望隨着時間的進展，可以回復到九月前的局勢。還有一些人，要使人民民主主義永久化起來，成爲一種新的妥協形式，資本主義西方和社會主義東方之間的橋樑。最後，又有人要使人民民主主義成爲到達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種道路具有一種特殊性質，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可以概括的。

毫無疑義，這一切理論都是根據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不管它表現爲一種什麼形式，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恢復，將使工人階級運動引向機會主義或「半改良主義」的傾向上去。

史大林同志的話對我們是最富有啓示的，他早在一九二六年說過的話，一直到今天還保持着實際的意義。史大林在其所著「再論我黨社會民主主義偏向」

中，分析無產階級政黨在階級鬥爭中的發展規律，指出聯共的歷史乃是克服黨內歧見以及因為克服歧見而不斷鞏固黨的隊伍的歷史。

自從成立第一個社會革命政黨「無產階級黨」的第一天起，經過波立社民主黨，波蘭社會黨左派，波蘭共產黨和波蘭工人黨，一直到各個工人政黨的大團結，形式改變了，黨的名稱改變了。但是，在整個的歷史中，講到內容，總是歸結到建立表現同一個無產階級思想的政黨的問題，因為無產階級只有一種思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波蘭工人階級運動中二種潮流的鬥爭，也便是相反的二個階級的思想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浸透到工人階級運動中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鬥爭，後者想使工人運動從屬於統治階級，亦即敵對階級的利益，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目標與利益。

因此，波蘭工人黨，是內容上統一的，如像馬克思主義解釋黨的任務那樣，團結工人階級運動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的歷史繼承人。波蘭工人黨主張，當爭

取工人階級政權的鬥爭和爭取民族解放密切地合而為一時，應該在這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思想。當從事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之際，波蘭工人黨不但不放棄爭取工人階級政權的鬥爭，並且還是一個唯一的政黨，使爭取工人階級政權的鬥爭成為民族解放的目標。波蘭工人黨中若干同志的動搖，是想把這些問題互相分離，使爭取政權的鬥爭從屬於作為主體的民族解放問題，這是機會主義和脫離列寧主義原則的一種特殊表現。

蘇聯在上次大戰中的勝利，是今後整個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因素，是社會主義在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當時最富有侵略性的東西——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中的一個最偉大的勝利。這裏就存在着這個勝利的歷史的與階級的意義。但是也因為這原故，如果不是由於蘇聯在上次大戰中戰勝，把帝國主義希特勒的侵略加以擊潰的話，不管是波蘭及其他各國的民族解放，抑或在解放之後波蘭人民民主政府的掌握政權，都是不可能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乃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對帝國主義希特勒侵

略者的歷史勝利之結果。後者和維持政權以及鞏固人民民主主義統治，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決定着這個統治的階級性及其本質。

人民民主主義不是作為武裝叛亂，在人民革命最尖銳的高潮時期用武力攫奪國家機構中最具有決定性一環之結果而產生，不是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那樣產生，而是像我在上面所說，乃是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軍隊的結果。整個的國家機構，那時是抓在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手中，乃是他們執行獨裁的機構。在德國法西斯主義被擊潰之後，被征服的國家（包括波蘭在內）的獨裁機構就分崩瓦解了。但是，地下的資產階級地主團體準備在侵略者被擊潰後來攫取這個機構。人民大眾解放鬥爭的聯合力量，在工人階級監督下推進着，蘇聯軍隊的勝利的解放的行進，使我們能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的基礎上來建立人民大眾的革命政權。我們因此可以知道，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實在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政權。但是同時也因此可以知道，波蘭工人黨是在波蘭工人階級運動中發展階級革命傾向的最高的鎖節，而

不是什麼工人階級運動中互相發生衝突的二個敵對傾向之觀念的混合。

讓我們另外提到一個原則性也不亞於此的問題吧：是不是能够把人民民主主義視為二種敵對的社會制度的結合，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和平共存的靜止的混合？

很明白地，對於人民民主主義問題的這樣的理解，是澈頭澈尾錯誤的。我們翻遍全部社會發展史，從來沒有看見過互相敵對的社會制度因素會不發生鬥爭而和平共存的實例。

在特定社會制度的限度內，能够存在、而且也的確暫時存在着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在我國，國營工業——社會主義工業，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當然在我國，除了國營和合作性的工業之外，還存在着小的資本主義工廠，手工藝工廠，和無數個別的農民經營。但是在今天，計劃經濟，人民民主主義在原則上所要求的計劃經濟，已經在我國的生產關係中成為決定性的了。

人民民主主義的本質在於：一切支配階級——大

資本家和大地主，都被剝奪了參加國家機構的任何權力，一切企業變成了人民的財產，以前爲地主所有的土地，變成了農民和農業工人的財產，銀行被國營化了。這意味着，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一切經濟與政治地位，被一勞永逸地剷除殆盡。我們的經濟不是靜止的，它比以前任何其他時期都發展、生長得更爲迅速，僅就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決談不到什麼保持現有的經濟制度，它的穩定性，以及各種不同的經濟畛域同時並存了。

靠着剝削別人的勞力過活的階層，就是說，資本家們，在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裏還是存在的。他們是各種業主們、大商人們、店主們、土豪們、各種投機家們，和一切游手好閒的人們。這一資本主義階層的若干代表，以及各種各樣的冒險家們，是不滿於現狀，不滿於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政策的。不用說，我們的黨必須對這些顛覆份子進行猛烈的鬥爭，打擊他們任何破壞性的活動。

在這種情形下，加緊階級鬥爭，在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舉凡一切號召停止這種鬥爭，

忽視了榨取以及危害勞動人民的資本主義因素的理論，都是錯誤而有害的。

在資本主義榨取的經濟根鬚還沒有斬割淨盡之前，資本主義份子將盡其力之所能及，來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舊制度。這便是工人階級要對資本主義份子進行堅強不撓的鬥爭，爭取完全消滅一切資本主義榨取方式和經濟來源的原故。

準上所述，人民民主主義不是一種綜合的形式，或二個不同社會秩序的靜止的共存；而是一種驅逐並逐漸消滅資本主義因素的形式，同時又是發展並增強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形式。

人民民主主義是在我們時代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升起的革命政權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是國際規模上的新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表現。

什麼造成了這些新的歷史條件？這一新的國際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原因是什麼？在這裏，基本而決定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因素就是一九一七年六分之一地面上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

史大林同志寫道：「十月革命，同時在第一次無

產階級專政中，創立了世界革命運動的強大而公開的基礎，世界革命運動以前沒有這個基礎，而現在可以有所依靠了。它創立了世界革命運動的強大而公開的中心，以前沒有這個中心，而現在可以藉此團結無產階級和各國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革命陣綫了。」

十月革命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提到了高度的覺醒水準，提到了迄今為止所不能到達的水準。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歷史作用是在於：它在帝國主義力量的世界體系中促成了新的深刻的裂口，為革命反帝陣綫奠定了新的更為強大的基礎。

在這個新勝利的基礎上，升起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政權的新的革命形式——人民民主主義。人民民主主義的發展的特色，是因為在它升起的時期中，佔領者的行政機構被摧毀了，波蘭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被擊潰了，變得沒有力量了。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一個歷史的真理，就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是因為存在着強大的階級革命力量，

這種力量不許資產階級攫取權力，而幫助了勞動人民獲取政權。在帝國主義軍隊開入的那些國家，工人階級不能獲得這些條件，而當我們把我國的命運，我們的獨立，我們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和蘇聯、和友愛的紅軍、和布爾塞維克黨聯繫在一起時，就獲得了它。

蘇聯使人民民主主義的興起成爲可能，因爲她在歐洲粉碎了法西斯主義的力量。蘇聯使人民民主主義成爲可能，因爲紅軍的留駐，使我們的階級敵人不能攫取權力。

我們毋須在經濟上依賴帝國主義國家（這將導至政治上的依賴），因爲我們從蘇聯國家和人民那裏受到友愛的經濟援助。

最後，我們可以一開始就廣泛地參考蘇聯在政治和科學領域上，以及在藝術園地上的經驗與成就。由於這一點，我們能够在人民民主主義的範圍內，用另一種方式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人民的新的政權形式，它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最能保證我們順利地走向社會主義。從我們運動的經驗中獲取有益的教訓，再加上對國際形勢

的分析，我們必須特別堅決而不妥協地打擊各種國家主義的傾向與感情，階級敵人藉了這種傾向與感情之助，企圖阻撓我們的發展，我們的前進，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

史大林同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寫道：「人們以前常常把這一或另一發展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視為獨立的自給自足的整體，來和它的對敵者，資本主義國家戰綫，互相對立起來。現在，這種看法已經不夠了。現在我們必須講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戰綫已經變成了統一的聯鎖中的許多環節，這個聯鎖叫做帝國主義世界戰綫，應該拿各國革命運動的共同戰綫來和它對立起來。」

不管當時帝國主義的希特勒——法西斯前哨在二次大戰中受到多麼嚴重的打擊，國際帝國主義戰綫現在又在美帝國主義的領導之下重新集合了力量。它不但已經恢復，並且變得比從前更富於侵略性，更貪婪地要征服並壓制全世界一切弱小的國家。抱着這種目的，所以它要團結全世界一切反動勢力，竭力使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所造成的新的國際力量對比

關係變為對自己有利。在國際帝國主義陣綫的力量的再集合中，負起最無恥的任務的，特別是那些腐化透頂的政黨，這些政黨自稱為「社會黨」或「勞工黨」，承繼着第二國際的臭名昭著的傳統，現在正在工人運動中創建一種帝國主義公開特務的新國際。帝國主義及其「社會主義」「特務」，因為在全世界爭取自由與和平的人民力量鞏固着、不斷地成長着，而更加增加了他們對蘇聯及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憎恨。在東方廣大的地區上威脅着帝國主義侵略根基的中國人民的光輝勝利，難道不會引起帝國主義者及其特務的憤怒嗎？

蘇聯在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所負的責任最重，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却並沒有削弱，像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而是變得更加强大了。有更多更多新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陸續不斷地掙脫了世界帝國主義的箝制。

掛着「社會黨」的招牌，而實際則是西歐勞工運動中的帝國主義特務，完全根據帝國主義政府的命令行事的那些政黨，不斷地被揭露出來。同時，勞動人

民的革命鬥爭則積極地向前發展着，這加速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成熟。

法國礦工會書記

弗拉松

法國工人的反迫害鬥爭

法國礦工大罷工，從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到十一月廿九日，繼續了八個星期之久，如今已不得不面對着極端艱苦的情況。礦工們已經顯示出異常的勇敢和堅決，但他們並沒有贏得他們的要求。政府曾經發動一場反罷工的正式的戰爭，反動份子們在罷工進行時曾經受到莫大的震恐，現在都趕忙去慶祝他們的「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的代價，不是任何一個僱主希望付出的。

法國礦工的大罷工不僅以法國的政府和反動派為對象，它也同樣以馬歇爾計劃為對象。礦工們也不是單獨奮鬥，因為支持他們的有法國的工人階級，大部

份農民，以及所有的平民。其它許多國家的工人們也在支持着他們。

用來對付礦工的龐大武力和經費，很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渴望着證明它對於它的美國主子們所交付的任務能夠勝任。但是如果將事件作一客觀的分析，就顯示出政府簡直沒有理由可以作這樣保證。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馬歇爾計劃的創始者們一再表示對於法國局勢的憂懼。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對於當時在法國執行他們政策的那些人們是非常坦白的。華爾街的大亨們時常使他們的法國官吏們陷於極度的震恐，因為那些大亨們常常威脅他們說，如果現今的統治者們證明他們不能使共產黨和總工會「無害」，那麼他們就要採納他人——比方說，戴高樂——的服務了。

由於為財閥們所特有的這種厚顏無恥的態度，每當美國報紙和政治領袖們表現他們的不耐時，他們就從他們的法國管家們所採取的政策上得到收穫。他們希望他們的指示能夠更有效更迅速地去執行。

在一九四七年秋季大罷工以後，在由「工人力量」的破壞罷工派的幫助造成了分裂以後，法國統治者們揚言他們已經得到勝利。美國財閥們也相信他們。可是這一種幻想沒有繼續很久，因為不久他們就明白「工人力量」的分化陰謀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成績。從二月開始，法國工人階級又重新為爭取較好的條件而鬥爭。

二月以後，接着就是幾千次的罷工，大部分是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從一九四八年四月到八月，單就機械工廠來說，就登記了五百次罷工。在九月間，東部區域有四萬名鍊鋼工人放下工具，罷工達三個星期，直到冶鍊委員會被迫應允他們的要求為止。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罷工都以工人團結作為他們的口號。雖然天主教同盟和「工人力量」的領袖們與政府合作，但是他們的下級人員和工廠人員們對於領導機關的指令置之不理，而和總工會通力合作。

政府看到不能挫折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於是進一步擬訂計劃，對工人施行大舉進攻。這大都是管

理馬歇爾計劃的一派教唆和建議的。政府決定將礦工們作爲它的進攻的目標。爲什麼呢？因爲礦工是工人階級中最富於戰鬥精神的一部分，是總工會的組織最優良的一個支隊。政府盼望着它可以將礦工擊潰，因而使總工會遭遇挫折，並且摧毀法國工人階級對本身力量的信心。

礦工們受了幾個月的故意的壓迫。工作條件惡劣下去，這樣自然要招致不滿。於是各礦中罷工爆發，反對非法減少工資和當局的高壓手段。由於物價逐日高漲而工資則被釘住的緣故，礦工的生活狀況越過越壞。再由於當局疏忽的結果，意外費用不斷地增加着。照例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礦工們因病停工，通常都是因礦坑發生意外的緣故。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到十月，單就北部和加來市的煤田來說，九十人死在礦坑的意外之災裏，一千九百七十四人終生殘廢，九萬八千四百人受傷。此外有三千人因爲吸入石英粉染上肺病，不得不放棄地下的工作。在這些煤田裏，全部勞動力是十二萬六千五百人。

政府對礦工聯合會的一再的抗議置之不理，反而

頒佈三條新法令加重這一局勢，其用意是想激怒礦工們。這些法令藉口縮減開支和管理人員，賦與礦廠廠長們自由解僱礦工的權利。這些廠長們由「社會黨」的閣員們所委派，他們務要選擇「正當」的人們——總工會的死敵和「工人力量」的支持者。礦工們立即覺察到新法令所含的危險性，因為這些新法令把限制罷免公務人員的現存法律撤銷了。

這些法令同時也針對着社會保險制度。過去各社會保險部歸礦工管轄，負責調查在礦坑中發生的一切意外事件。現在這一項職掌已經不屬於他們，而轉移到礦坑醫生們的手裏，那些醫生們完全隸屬於管理當局，並且一切都是要倚賴着它的。掩蔽在這一項措施背後的目的，是要開除患有肺病的礦工們，開除在不適當的安全措施下面的犧牲者們。

最後，新法令使礦坑管理當局可以對現在最低的工資置之不理。法令用制止拿薪不作工作的幌子，對停工的礦工們規定了苛刻的措置。不僅如此，對於工人是否因正當的理由而停工，礦廠的廠長變成了唯一的裁判者。這是對工人罷工權利的一種侵害，因為每

一次停工就可以被列爲故意的領薪不工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礦工們對於侵犯他們固定的權利只有提出抗議。政府也充分明瞭這一層，這從工業部長在礦工面前發表的聲明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然而政府既然已經故意採取這些措施，它們的挑撥性是無庸置疑的。

政府的目的何在呢？上面說過，它要用進攻礦工的方法，對總工會和整個工人階級給與一次決定性的打擊。

閣員們估計事件要採取兩個可能的步驟。第一，從他們的觀點上，對他們最有利的一個步驟，是迫使礦工們不經過鬥爭就屈服。如果他們能够迫使礦工們不抵抗而接受新法令，這就會削弱工人的戰鬥精神，同時散佈謠言，使人懷疑工人組織的無用，並證明工會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使工人們脫離工會。失望的情緒也許可能發展到工人階級的其它部分。這就是政府爲什麼想要威嚇礦工的緣故。

但是政府也預見有罷工行動的可能。萬一發生罷工，政府的計劃是使礦工們陷於孤立的地位，使罷工

限於最小的範圍以內，估計這也會削弱工人運動。

這一個挑撥性的計劃是「社會黨」的內政部長朱列士·莫奇苦心想出的。甚至在這一次罷工以前，他就發動毀謗的宣傳和「轟動一時」的暴露，一切舊有的過時的杜撰，什麼「外國」反法蘭西的陰謀咧，什麼「外國」黃金咧，政治性的罷工咧等等，都在廣泛地散佈着。莫奇認為這一種宣傳可以作為對共產黨和總工會的領袖們進行法律行動的根據。但是，他自己的苦痛的經驗，彷彿已經告訴了莫奇，要實行這一種挑撥行動並不是這樣簡單的。礦工們意外的抵抗，他們在擊退警察進攻時所表現的英勇，以及共產黨的斥責，這一切合在一起，在罷工的高潮中保證了這些縝密安排的計劃之失敗。莫奇以檢查官的姿態出場，結果作為被告而終場了。他的粗鄙的謊言，被共產黨的議員們，特別被杜克洛在國民議會中揭露出來。事實原來如此：社會黨，「工人力量」分裂派和其它腐化的政客們正在接受金錢，執行外國所命令的政策，馬歇爾計劃的政策。這一筆錢是美國資本人家拿出來的。

總工會忠實地保衛法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總工會

懷着感激收到許多國家的工人們獻給礦工罷工的經費，作為紀念工人階級在國際上傳統的團結。

礦工聯合會的領導機關體認到政府的這些法令是故意的挑撥。但是它面臨這樣一種選擇：還是容忍當局用鎮壓各礦坑的自動罷工的方法，使礦工們不經過鬥爭便被擊潰呢？還是接受挑撥，一致並肩作戰呢。聯合會決定採取後一個步驟。它的領袖們充分明瞭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礦工們不僅要遭遇到法國反動派和政府的反對，並且還要遭遇到幕後主使的美國財閥們的反對。

礦工們充分瞭解他們可以傾軋的一切。於是舉行投票，百分之八十九贊成宣佈罷工的行動。

十月四日，法國每一座礦坑都停了工。礦工們的要求分為下列數項：

- 一、取消工商部所頒佈的布告和法令；
- 二、擴大礦工的社會保險代表的權利；
- 三、提高工資；
- 四、管制物價，使其回復過去價格，以生產品的

售價決定工資的多寡，以便提高購買力；

五、遵守國有化的法律。

根據「社會黨」的關員們朱列士·莫奇和拉柯斯提的動議，政府擬定一個鎮壓罷工的特別計劃。它期望迅速獲得勝利，但是計劃終歸失敗。

將要點歸納起來，政府的計劃是這樣的：讓罷工「拖延下去」。然後，當罷工者「疲倦」時，就使警察們開始採取行動——他們已經集中在各主要礦田的前面。第二個步驟，在報紙上和無線電廣播上廣泛散佈謊話和謠言，使礦工離開其它的工人們而陷於孤立的地位。利用「工人力量」和天主教同盟的領袖們去分化罷工者的陣營。接着就要組織不參加同盟罷工的集團，最後，當罷工者完全絕望的時候，就把這些不參加同盟罷工的人們提出來，使其在同盟中掌握領導的地位。同時，爲了使經濟生活脫節，在各處製造騷亂，特別在人民迫切需要的各部門中。因此就把怠工破壞的責任歸給職工會的領袖們，再由報紙催促將他們逮捕。

這一個罪惡計劃的編造者們，毫不躊躇地去執行他們的計劃。事實上他們比計劃中實際要求的做得還要多些。

因此，罷工的權利受到嚴重的侵犯。被認為在工人戰線上最易於進攻的一個地方，摩塞爾煤田，在號召罷工幾天以後，就開始了警察的恐怖。一個罷工者被槍柄打死了。警察對婦女也採取報復的手段。人民被綁在樹上鞭撻着。警察們用刺刀的刀尖驅使礦工們去做工。他們並且威脅外國工人們說，如果他們參加同盟罷工，就要把他們驅逐出境，實際上有些人已經被驅逐出境了。

不止如此，朱列士·莫奇立刻又對罷工的礦工們發動一場正式的戰爭。

數萬全副武裝的軍隊，保持在經常動員準備狀態中達六星期之久。莫奇又從德國調回佔領軍的部隊，從海外調回殖民地的軍隊。礦工們放置在坑口週圍的障礙物，受到來福鎗、機關鎗、甚至大砲的轟射。

對工人們發動的戰爭，好像是在敵人的領土上作戰的一樣。三個礦工被殺害，幾百個礦工受傷，兩千

名礦工被捕。這些都是朱列士·莫奇的光榮。

然而礦工們依然堅決地抵抗了足足八個星期。警察並沒有擊潰他們的隊伍。只是由於饑餓和困苦，纔使他們不得不恢復工作，而沒有贏得他們的要求。

* * *

在礦工聯合會決定停止罷工的一天，政府和反動份子們慶祝他們的「勝利」。但是他們現在更謹慎地衡量這一種局勢了。在總結罷工的結果以後，他們覺察到這是得不償失的勝利。因為罷工的緣故，損失了不下六百萬噸煤炭，而且是在每年被迫費極大的困難輸入一千五百萬噸煤的一個國家。六百萬噸煤的市場價格是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在鐵路上，電力廠和煤氣廠的煤堆，已經減到最小的限度。在罷工的最初幾天曾經實行減少電力的供應，至今還是如此，而且已經使產量大覺地降低。

如果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動員和派遣軍隊及警察到煤田去的費用，那麼政府使國家負擔的損失，要有數十億法郎了。

莫奇設法破壞礦工的組織，挫折他們的精神，消

滅他們的聯合會。但是他們毫不被誹謗所威嚇，也不被警察的報復手段所阻止。幾星期來，礦工們保衛他們的礦坑，擊退了警察的龐大武力，那些警察們都是裝備精良，任意射手榴彈和來復鎗。罷工者們屢次採取攻勢，奪回礦坑的地帶，若干警察支隊甚至被俘；在蒙哥勒煤礦，罷工者們俘虜了一百五十名警察，其中還有一位上校。

這些戰鬥足以提高礦工們對本身力量的信心。他們的階級意識日趨強烈，同時他們理解到根本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另一方面，統治階層和它的同夥者們已經被迫公開地站出來。這些冒牌的民主主義者們和偽社會主義者們，已經把他們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使人認清他們是人民的公敵，是準備採取法西斯的方法殘酷迫害民主人士的徹底的反動份子們。迫害礦工的行爲，甚至在溫和份子中間也引起憤怒了。

反動份子們打算分化礦工的陣營，並且和「工人力量」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但是他們得到了什麼呢？

在罷工的高潮，當警察恐怖到達極點時，原來勢

屬於「工人力量」的成羣的職工會會員們，都加入了總工會，參加礦工們的鬥爭。其中有些人在罷工事件以後被捕。

在塔恩，天主教同盟的一百五十名盟員們，在他們書記的領導之下，認為在總工會成爲惡意攻擊的目標時回到總工會去是一件榮譽的事情。

在罷工事件過去以後，礦工們的心情如何呢？

他們高傲地揚起他們的旗幟回到礦坑去。

礦工們的態度，從一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言論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判斷。他是決定當場調查事件，並證實官方的報導的。在和許多工人們以及他們的妻子們會談以後，他不得不承認：

「這當然不是勝利；這只是政府的失敗呀！」

在製造謊話和毀謗的宣傳時，政府認爲這樣會使礦工們陷於孤立，使他們失去人民的，主要是工人階級的支持。然而甚至在這些艱苦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精神依舊非常旺盛。在工業中心，有無數次遊行示威運動和短期的罷工，抗議警察恐怖和政府

侵犯職工會的權利。

其它職工會的會員們幫助礦工們和警察作戰。每當礦工們要求其它工人們援助的時候，工人們就放下工具，趕忙前往應援。碼頭工人們拒絕裝卸煤炭。

工人們、農民們、知識份子們、和小商人們，在組織對罷工者的救濟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罷工結束時，全部的捐獻，包括捐贈的食物和工人家庭對罷工者兒女的撫養費，共計有六億法郎。在這上面，還要加上礦工聯合會從國外職工會得到的一億八千萬法郎，其中有九千萬法郎是蘇聯職工會組織捐贈的，五千萬法郎是捷克斯洛伐克職工會捐贈的。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義大利、比利時、英國、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瑞士、和南斯拉夫等國的職工會都有捐贈。

國際上休戚相關的表現，是這次罷工最重要的特徵之一。這同時也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要求團結起來與帝國主義反動派鬥爭的願望，和某些右翼職工會領袖們的分化政策立於敵對的地位。這些領袖們竟到了保護法國政府可恥的政策的地步。

他們採取公開的說謊和毀謗：在他們國家勞動人民的眼前，他們企圖把侵犯職工會的權利，對罷工者使用武裝力量，謀殺和逮捕罷工的工人們等等——把這一切說成合理的事情。實際上每一件暴行都是企圖強迫法國人民接受馬歇爾計劃。但是我們相信，當這些國家的工人們明瞭真相的時候，他們將以確切的語調去譴責以保護法國工人階級的死敵為己任的那些官吏們。

礦工們已經回到礦坑去了。政府現在企圖實行造成罷工的那些法令。它要犧牲幾千富於戰鬥精神的職工會會員們。它這樣做去決不會成功的。在幾座礦坑裏，工人們曾經再度放下他們的工具，因而達到使他們的同意復職的目的。無疑的，這一種運動必然壯大，成為使二千名被捕和被判刑的礦工們獲釋和復職的運動。

礦工們將有一段艱苦的時期。罷工的經費太少，不足適應三十萬罷工的礦工們的需要。他們的家庭都已負債。職工會不得不付還虧欠小商人們的債務，他

們在罷工期間，曾經供給價值數億法郎的食物，以交換「團結證明書」。

然而毫無懷疑的，對政府法令堅決的抵抗，將要擴大到全國每一座礦坑中。政府和反動派儘管如何努力，也不能動搖礦工的團結。

反動份子們希望他們的「勝利」將有使工人們精神沮喪的效力。然而事實證明並不如此。在鬥爭期間，政府和僱主們爲要避免新的罷工，不得不對幾處工廠的工人們讓步。他們不得不應允四萬名鋼鐵工人的要求。在巴黎，三萬名運輸工人已經獲得他們在罷工以前沒有得到的一切要求。碼頭工人們也獲得了勝利。

政府的投機主義的政策，伴隨着未經許可的軍費，正在摧毀法國經濟和財政的地位。日子多過去一天，人民就多一天不滿。在工人中間，逐漸瞭解馬歇爾化的政策給法國帶來的災害。法國勞動人民日甚一日地希望將他們的力量團結起來，保衛他們的生活標準和民主自由。

（朱文瀾譯）

M. 馬爾柯夫

重重壓迫下的日本勞工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英和若干其他國家的太平洋學會的代表們在英國阿逢河上的斯特拉福舉行會議。這些飽學之士，其中想必有許多人是大學的董事，反復討論了在他們看來是今天日本主要的「科學問題」：職工會運動的迅速滋長是不是已經消滅了利用日本國內廉價勞動力的可能？

美國的商人，爲了職工會運動發展的結果，從前能使日本資本家在世界市場上同別國競爭的低工資，已被人爲地提高，而大光其火了。

日本工人每發動一次罷工運動，美國僱主及其幫閒們和佔領當局就暴跳如雷一次，因爲他們所要的是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但罷工是不能避免的，因爲

工人的境况，困苦一如往昔。

一個最近曾遊歷日本各工業中心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訪員聲稱：在投降後的日本，大多數工人的生活 and 勞動條件幾乎是和二百年前的一樣。

美國佔領當局不想遵守波茨坦宣言對日本民主化的規定，把日本的經濟體系加以澈底改造，他們祇以做做改革的姿態為限，而保存了獨佔財閥制度和鄉村中的封建關係。

招工的介绍人仍踏遍日本鄉村，自父母們那裏購買女孩子和把她們送到工廠做工。做同樣的工作，女人的工資祇及男人一半。十一至十四歲童工仍舊大規模被剝削着，雖做同一和同量的工作，工資只有大人的四分之一。

「工頭」制度——封建時代的一種殘餘，雖然已被正式禁止，但在不少的工業部門（特別是煤礦和營造業）仍舊欣欣向榮。「工頭」們同大羣工人簽訂合同，隨後把他們在出差的方式下「借給」僱主。「工頭」把工人所得的一半以上裝入私囊。而僱主也樂於同這些包工頭做買賣，因為此舉可以免除他們對工人

的一切義務。這些日本苦力是不加入職工會組織的，實際上等於是包工頭的奴隸。

美國商人不僅橫起了心要保存迫使勞動人民陷於飢餓貧窮境地的奴役條件，更進而堅持削減工人的工資。今天日本工人的名義工資比戰前大了二十七八倍。然而物價同時則高漲了六十五倍。一雙皮鞋的價錢就超過一個手藝工人或職員的平均月薪。日本工人有四分之三的必需品要自黑市購取，黑市價格可想而知了。

不對資本家的利潤加以管制，日本政府竟倒行逆施對工資實行管制，而且釘住在極低的標準上。

對於遏制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今日日本在流通中的日圓紙幣計達二千三百十億之多，一九四一年祇有十六億），平衡預算，政府除了再把物價提高之外就拿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以來，主要商品的價格平均上漲百分之七十，若干種生活必需品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有的竟至百分之一百八十。反之，普遍工資則祇加到了三千七百日圓。這種開玩笑式的加薪結果，祇有使工

人狀況愈趨惡化。在新的工資標準下，實質工資計算起來，比以前少掉百分之二十六。

日本工人的貧困圖畫，如果漏掉了下面的事實是會殘缺不全的，即：佔日本人口三分之一的五百七十八萬戶人家仍舊無家可歸。大多數工人住在東倒西歪的破屋中，一間面積二十五—三十方公尺的房間要住到二十五個人之多。一個美國訪員好奇地要知道所有住在這一房間裏的人晚上是怎麼睡的。人們對他說：『怎麼睡麼？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

日本工人階級的災難由於失業而雪上加霜了。真正的社會保險直到今日也還是不存在的。

三月中「日本時報」登載一則簡短的新聞，對於日本工人的悲劇性貧困富有啓示的意義，名古屋有一個姓齋藤的二十二歲的青年——該報的一個訪員報導說——在一條交通要道中張貼啓事說：『如果有人給他五萬元日圓償付他的義父在醫院中的費用，他願意被殺死。』要這個不幸青年底命的人是有的。但是這一筆買賣被地方法院的一個法官阻止了，他解釋道：『這種要一個人性命的買賣合同不能生效。』

蘆田內閣提出由議會通過的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度預算，比去年的多得多了。百分之七十的捐稅是由
勞動人民負擔。大藏大臣北村呼籲日本人民『再吃一
些時間的苦』。但從種種跡象看，這對工人的新的掠
奪將會遇到他們的堅強抵抗。日本投降以來整個勞工
運動的發展就是明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大日本產業勞動報國會
——這是完全仿照納粹的「勞工陣綫」而組織的——
被解散，新的職工會開始在日本成立。它們以無人會
置信的速度發展着，致使佔領當局感到極大的不快。
農民組合也出場了。共產黨從地下出來，社會黨也開
始了活動。

這一個日本勞工運動的高漲階段一直持續到一九
四六年秋天。這一時期，工業中的衝突主要是集中在
經濟的要求上。但羣衆的政治覺醒是顯而易見的。一
九四六年四月議會選舉中共產黨和社會黨獲得了一千
二百萬選票。日本的反動集團立即驚覺了民主力量的
團結所具有的潛在威脅。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祝福下，

日本政府開始禁止示威和集會。在「經濟的必要」這一藉口下對工人實行了集體解雇，以為這樣可以遏制職工會的滋長。

然而儘管採取這種措施，勞工運動非但不衰落，反而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它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攻勢」中達到頂點，其時強大的罷工運動蔓延到一切工業部門和政府機關。十月罷工有一點是十分特出的，就是牠們顯著的政治性質。政府立刻通過勞動關係調整法案作為報復，由此取得了對任何勞動糾紛的干涉權，以遂其壓制的目的。

日本和美國的反動集團誹謗工人企圖麻痺國民經濟。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當日本資本家對國家的復興實行怠工，而政府反而袒護怠工者的時候，工人和共產黨提出了『不受外國貸款的束縛，用勞動人民的雙手復興祖國』的口號。在日本的政黨中一直是祇有日本共產黨一黨提出了復興國家和應付經濟危機的建設性綱領。

日本勞工運動發展的次一階段，是由準備要求反動的吉田內閣辭職的總罷工開始的，這一罷工預定自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實行。雖然麥克阿瑟將軍禁止罷工，吉田內閣終於被迫辭職。美國當局和日本反動集團相信由於總罷工的打消，日本的勞工運動已挨到了一記致命的打擊，職工會當能乖乖地聽命了。在麥克阿瑟的驕橫干涉後，許多美國和日本的反動份子一連幾星期公開慶祝着在勞工運動中引起的所謂「危機」。不幸後來證明這一慶祝是太早了。一九四七年六七月，罷工運動，不管佔領當局和日本政府的高壓措施，又蓬勃起來。

本年三月中，官方所紀錄的勞動糾紛達一百九十四起，其中四十九件發展成爲羣衆性的罷工，有職人數總計八十一萬八千四百十八人。五六兩個月大罷工爆發。六月五日宣布的鐵路工人罷工，參加者達十萬人。

去年「紐約先驅論壇報」預言，日本的職工會是注定要不景氣了，因爲這運動已「接近了擴張的限度」。但事實則嘲笑了這一個預言。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日本新成立的職工會就在二百個以上。在二月底，日本職工會的會員，總計有六百三十三萬四千四

百人。

「罷工祇在直接威脅佔領的目的和需要時，才能加以禁止。

「職工會應該被准許參加政治活動和支持政黨。

「應該鼓勵職工會多多參加日本的民主化過程，協助推行完成佔領目標的措施，如：肅清軍國思想，消滅財閥獨佔。」

遠東委員會決議中規定的這些明白而無可爭論的原則，無日不被美國的佔領當局悍然違反。把上述的決議——這些決議，作為遠東委員會委員之一的美國政府是親手簽字贊成的——同麥克阿瑟總部在日本推行的一系列事情對照一下，是極耐人尋味的。

第一，美國佔領當局野蠻地迫害着職工會領袖。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全國交通工人組合在西部日本實行罷工。組合在八個縣份內號召罷工。因此麥克阿瑟總部宣佈一切「配合的停工行動」都在禁止之列。全國交通工人組合東京分會的主席山口和組合的兩個領袖，在「故意違背」軍方命令的罪名下，被

美國第八軍逮捕了。被嚴刑拷打之後，山口被軍事法庭判處三年苦役和七萬五千日圓的罰金。其他兩個領袖同樣被判苦役，被罰巨金。美國當局直到今日還在繼續逮捕勞工領袖。

禁止了罷工還不滿足，美國當局悍然破壞波茨坦宣言的原則，剝奪了日本工人基本的公民權利。在九州島，美國第一軍團發佈了關於示威和羣衆大會的訓令，禁止在公共建築物之內或之前開會，在公共建築物附近一帶舉行示威、經過或解散、使用旗幟、發放傳單、遞送請願書等等。因此，開會和示威等於是完全禁止了。東京和別的大城市中，美國在警察在勞工開會時攝取演說人的照相，記下到會人的名字，把他們登入黑單。一九四六年以來，工廠在政府協助下仿照戰時活動的國民義勇隊組織，成立了破壞罷工的團體。在若干縣內還作了成立黃色的官方職工會的嘗試。

蘆田政府會露骨地宣稱，它將採用嚴峻的警察措施以對付罷工。

最近一家大公司的清算委員會有十一個委員被除

名，這一事件是日本反動集團對職工會專橫態度的典型例子。被除名的是積極的職工會會員；爲了堅持這個財閥公司的有效清算及其屬下各廠的民主化，他們就被開除了。

對付共產黨職工會會員的手段，則是再殘酷也沒有了。他們不僅被革職，動輒被逮下獄。有些工廠，特別是供應佔領軍隊的那些工廠，工人必須具結保證永不參加共產黨。

* * *

本年三月中，日本政府全力鎮壓罷工的瘋狂行動，是和美國陸軍部次長威廉·德萊勃率領使節團來日本一事有關的。因此日本的反動集團特別賣力以博取美國主子的歡心。但是美國老闆顯然並不感到滿意。

德萊勃使節團，表面上是來研究日本經濟復興的問題，實際是要探求美國資本加緊剝削日本的方法方式。他提議把日本的輸出（去年爲一億七千二百萬美元）在今後二年內要在美國投資和貸款的援助下提高到十五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爲了保證美國投資的利潤

可能性，使節團認為必須清除這種傷腦筋的障礙，如：集體議資、基本的勞動立法等等。

在回到華盛頓後向國務部提出的備忘錄中，使節團提議採取斷然措施，在日本造成儘可能符合美國商業利益，投合它的條件。牠特別強調必須把職工會放在政府的管制下，關於集體契約的法律必須廢止。工人決不許參加工廠管理，發動罷工，要求限制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等情。牠提出現存的勞動立法由以塔孚脫—哈特萊法案為藍本的新的立法來代替。此外備忘錄的作者們把公務員組織職工會的權利一筆抹殺了。

德萊勃使節團還敦促「改組」日本的工業，就是說辭退大批工人，加強對留下工人的剝削。日本的失業是極歡迎的，備忘錄的作者們聲稱，因為這麼一來，就使企業有發達的希望了。

蘆田政府小心翼翼地恪守着華盛頓的訓令。雖然日本工人一直在堅強地抗拒着反動集團修改勞動立法計劃的實現，政府和麥克阿瑟總部早已專橫地剝奪了工人許多權利：罷工工人在停工期內工資取消，為職工會工作的時間也不付工資。

七月十日，蘆田對勞工運動發出了新的威脅：『如果勞工的攻勢。』他說，『是要蓄意擾亂和破壞國家，政府就將被迫採取斷然的對策。一切有關的人，我都要加以逮捕下獄的。或許監獄的數目會不够，真是這樣，我會建造新的監獄。』

七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給蘆田下了一道手諭，命令他立即劇烈地修改公務員任用法。麥克阿瑟的命令禁止政府僱員參加罷工或其他勞動糾紛。接到這道指令後，日本政府不敢怠慢，馬上宣佈現存的職工會和勞動立法將在九月議會召開非常會議時加以劇烈的修改。同時發佈了一個命令作為應急措施，這命令禁止公務員和公用事業員工舉行罷工，包括國營鐵路員工、交通工人，甚至鋼鐵、化學、煤礦和紡織工人。

日本的獨佔資本家取得佔領當局的認可，對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加強了壓力。產業協會和經理聯誼會取得了更廣大的行政權力。完全接受德萊勃的建議，日本銀行家在六月的一次會議中不顧工人的利益而要求工業的「合理化」，以便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美國援助和自由的私人投資」。

日本反動集團和美國佔領當局最怕的是職工會的團結，進步職工會影響底增加以及共產黨的影響。本年一月中，「日本時報」聲稱：「驅除勞工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想必是政府新勞工政策的特點。」

政府和佔領當局在牠們拆散職工會的努力中得到了社會黨的支持。右翼社會黨正在竭力轉移工人的政治鬥爭目標，使他們的活動局限在狹隘的經濟範圍內，強迫他們走上階級合作的路綫。他們宣稱戰爭的終止已造成了「階級和平」的條件，因為這次戰爭，據說「已使日本的資本主義體系連根動搖了」。因此右翼社會黨控制下的日本勞動總同盟發出了放棄罷工的呼籲，而支持了破壞罷工的行動，進行了分裂職工會運動的企圖。

日本勞動總同盟在反動的反共運動中極為活躍。它在國營鐵路工人的職工會和別幾個工會中組織了法西斯的「反共聯盟」，但隨即為政府取締了。謀害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的企圖，就是這些反共聯盟之一策劃執行的。

在產業勞動組合的分會中，「社會主義的」特務

份子 佈置了秘密陰謀，甚至設法收買個別的動搖幹事。在許多場合，這一顛覆性的活動是由老闆們出錢組織的。日本放送會社頑固地拒絕考慮員工關於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可是毫不 在乎地拿出了五十萬日圓，另立一個破壞罷工的工會，就是一個例子。

佔領當局和日本勞動省組織了一個所謂獨立職工會委員會。希望藉此來拆散產業勞動組合。當局還採取了種種 措施使日本的 職工會同世界職工聯合會絕緣。

日本勞動總同盟照抄美國的文章而煽起來的反共運動，實在是一個反對進步的勞工運動的遮眼法，其目的在於使它糊裏糊塗地走上妥協和改良主義的道路。

但是日本的工人階級以緊密團結的堅強意志反擊了這個反動運動。

對日本共產黨的壓迫和迫害並不能削弱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Sibaura 電氣工人組合是說出了絕大多數的日本工人的信念，當它在一次決議案中宣稱：

「實在說來祇有共產黨是為日本獨立，為工人真

正利益而鬥爭的。」

到現在仍為右翼社會黨把持着的職工會，其基層羣衆日益明顯地表示對他們領袖的不滿了。在最近一次電氣工人組合（會員有十萬人）的大會中，共產黨員被選為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國營鐵路員工組合的領導層，共產黨員也入選了。

工人階級不以自己的鬥爭局限於爭取本身的經濟利益，它是日本進步力量的先鋒。六月九日，工人的職工會和農民的農會成立了連絡委員會以保持經常的接觸。有四十八個職工會農會參加了這個連絡組織。日本勞動總同盟和右翼社會黨則抵制這個新組織。他們正確地看到它的成立是日本走向統一的人民民主陣線的一大步。

勞工運動四分五裂，一部份工人的政治認識不夠，若干職工會中敷衍和改良主義的傳統根深蒂固，以及日本政府和美國佔領當局的反勞工的高壓政策，對於職工會運動的進一步滋長和鞏固造成了重重障礙。但這些障礙正在被順利地清除着。

在戰後三年中，日本的工人階級證明，它不僅能

够保衛自己的利益，而且能够領導廣大的勞動羣衆進行消滅法西斯主義和軍國思想，爭取日本的民族獨立，實行真正的民主改造的鬥爭。美國佔領當局和日本政府之所以咬牙切齒憎恨共產黨，對之採取種種毒辣措施，其原因就在此，反共產黨——國內民主力量的領導者——的運動是一刻也不懈怠的，在這一運動中一切手段——從出版物中和電台的造謠謾罵到恐怖行動，都被動員了。謀害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的罪行就是這一對民主自由的放肆進攻的一部份，而是美國公開竭力使日本軍閥勢力復活的政策直接結果。那個向德田投擲炸彈的卑鄙的法西斯黨徒，他的手是由那些在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卵翼下統治着日本的反動份子牽綫的。他們是要懾服工人階級，使爲勞動人民的利益，爲一個民主和平的新日本而鬥爭的黨陷於無人領導的混亂狀態。

但是由麥克阿瑟總部耳提面命的日本反動集團，他們的算盤是永無成功的機會的。謀害德田的罪行在羣衆中激起了憤怒的浪潮，他們認爲這一罪行是對國內民主力量的直接挑戰，而這些力量，較之那些被美

國人拉着鼻子走的日本短視政客所想像的，是千百倍地強大的。(碩夫譯)

V. 格里戈里揚

「聯共黨史」與各國工人運動

史大林同志的經典作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問世，不僅是聯共（布）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各兄弟共產黨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這部最偉大的科學共產主義創作之中，以史大林式的明朗、精確及深刻，總結了聯共（布）的偉大歷史經驗，這個黨是過去和現在世界上任何政黨都不能夠與其媲美的。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共產黨和工人政黨看來，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看來，是為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者的切身利益、為持久和平與民主、為真正民族獨立和各民族的主權的革命鬥爭的戰鬥指南。

十年前，當史大林的作品問世的時候，許多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正深深地隱藏在地下。無論是殘酷的迫害，或者是血腥的鎮壓，都不能阻止這部史大林的偉大著作在資本主義各國廣大共產主義者和工人羣衆身上所起的鉅大影響。在最艱苦的地下和希特勒佔領的環境中，列寧和史大林的思想給自己鋪築了一條通向千百萬勞動者的心靈與意識的道路。

「簡明教程」各章的手抄本，通過鐵窗而進入在霍爾弟枷鎖下呻吟着的匈牙利監獄。用打字機拷貝出來的史大林的書，非法地流傳於義大利，法西斯的暴政雖然兇殘無比，而它也在米蘭的一家印刷所中印了出來。法國共產黨祕密發行了這書的袖珍本，法國的監獄和集中營裏，人們在手抄着這本書。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世界各國的語言，數萬、數十萬冊地印行着。把史大林的書當作日常鬥爭與工作指導的，不僅是共產黨，而且也有進步的民主組織與進步組織。流傳在法國的約四十萬冊的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共產黨的全部思想工作奠定了基礎。在義大利發行了約三十萬冊；義大利的兩個中央黨校的課程中，決定開專科研究聯共（布）黨史。在羅馬尼亞約出版了一百萬冊，在捷克斯洛伐克約二十萬冊。在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正發行着新的版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英國約發行了十五萬冊。這部書也在比利時、奧地利，以及其他各國出版。

聯共（布）的生動歷史經驗顯示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型政黨。如何在與工人運動內部小資產階級黨派的鬥爭中，在與黨內機會主義思潮的鬥爭中，生長和鍛鍊起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提高了和培養了對工人階級的一切敵人，對資本主義奴才——右派社會黨人和其他叛徒——的政治警覺。

列寧和史大林，關於工人階級是現代社會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她應當是一切勞動者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人和首領的法則，在實現工人階級的團結、在各國民主力量日益廣泛地團結於共產黨和工人黨周圍這一點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共產黨和工人黨團結為統一

的工人政黨就可以鞏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可以順利解決清算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這一歷史任務。

扶植工人運動上層份子的機會主義，從內部分裂工人階級——這早就成了資產階級級對抗革命無產階級鬥爭的好詐方法。列寧曾一再說過，資產階級通過他們的改良主義的爪牙，指導着第二國際的腐朽政黨的全盤活動。列寧指出：「從實踐中證明，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的活動家們，是比資產階級自己更擁護資產階級的人，沒有他們來操縱工人，資產階級就不可能維持下去。」

右翼社會黨人變成了公開為英美帝國主義者服務的事囉。

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黨，真正代表和保護工人切身利益的新型革命政黨，才能團結工人階級，領導他們進行鬥爭；才能以反帝和民主的總綱領為基礎，把進步與愛國的力量團結在自己周圍，與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鬥爭。

聯共(布)的歷史經驗，對於加強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團結工人階級的事業，曾經有過，而且還會繼續有着巨大的影響。

國外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為工人階級的團結而鬥爭時，是以史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指針的。許多人民民主國家，因為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團結成功，建立了統一的工人政黨。

工人階級的團結，是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匈牙利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執行英美帝國主義的指示，力圖孤立共產黨。只有摧毀右翼社會民主黨，才可能建立匈牙利勞動者的政黨。因為建立了這個政黨，所以工人階級的團結才大大加強，才使參加匈牙利全國獨立陣綫的各黨親密起來，才使他們的羣衆基礎鞏固。

羅馬尼亞以合併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方法，使工人階級得到了政治和組織上的團結。羅馬尼亞工人

政黨的全盤活動，是以馬列主義為根據的。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合併，是根據承認保加利亞工人黨的政綱和黨章而實現的，根據完全承認馬列主義科學是行動指針而實現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團結，鞏固了並且進一步加強了民族陣綫，使得國內民主力量與反動派的鬥爭獲得新的勝利。

為工人隊伍的政治與組織的團結而進行的鬥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仇視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勢力，總是進行無情的反抗。特別是在波蘭，由於波蘭工人黨(P·P·R·)和波蘭社會黨(P·P·S·)提出機構統一的問題而發生這樣的事。工人黨的右傾現象表現在不願摒棄右派份子而以「整個社會黨」來實行機構的統一，表現在不願正視將來合併後的黨內民族主義偏向和機會主義偏向的危機。不久前召開的波蘭工人黨中央全會曾受到嚴格批判，它顯示了波蘭尖銳階級鬥爭的涵義，以及在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國際戰綫上，聯共(布)領導作用的意義。

各工人政黨實行機構的統一，是根據馬、恩、

列、史的學說，是以列寧和史大林的組織原則為基礎的。列寧和史大林的組織原則，就是澈底打擊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資本主義思想支柱，澈底打擊社會民主主義。

史大林同志寫道：「資本主義瀕死的時代，同時也就是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瀕死的時代。」右翼「社會黨人」已被美帝國主義者公開收買，這就是今天這批叛徒們墮落的特徵。例如萊翁·茹奧，曾通過美國勞工聯盟，公開獲得五萬美元的津貼以支持他那分裂主義的勞工組織——「工人力量」。

然而，現實生活說明工人階級不作分裂份子的尾巴。特別是在法蘭西，雖然有美國的慷慨支持，而分裂份子仍沒有成功。最近法國羣衆罷工運動的特徵，就是勞動者在反對右翼社會黨人賣國政策的鬥爭過程中，達到了行動的一致。在國內工人階級中有着巨大影響的法國共產黨，提出了挽救法國民族危機的綱領，提出了為和平、麵包、民族獨立的鬥爭綱領。法國最廣大的勞動羣衆，都團結到共產黨的周圍來了。

美帝國主義者在義大利的代理人，仿照法國「工

人力量」的例子，以「職工同盟」爲名，設立了一個工賊機構，其目的是破壞那反對「馬歇爾計劃」的義大利全國勞工聯盟。但「職工同盟」的命運却很悲慘：義大利的勞動者抵制這個組織。基督教民主黨人的退出全國勞工聯盟，也沒有能破壞職工會的團結。在七月十四至十五日大規模罷工中，義大利的工人階級表現出他們是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的。

共產黨員和職工會會員羣衆建立密切聯繫，要懂得依靠這些羣衆，這就是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三

一九四七年九月幾國共產黨在波蘭舉行情報會議，決定由幾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組成情報局，迄今已一年了。情報會議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情報局的各項文件，彼此開的情報，以及交換工作經驗，對於動員和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與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鬥爭，對於鞏固各兄弟共產黨，對於揭發曲解馬列主義的民族主義份子、右傾份子和過左份子，起了巨大的作用。

共產黨及整個民主陣營，一致贊成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在研究這個政綱性的馬列主義文件時，共產黨員從其中得出了有助於自己實際工作的最寶貴的結論。

變質為一羣政治兇手的鐵托民族主義集團，顯然已經列身於帝國主義者的同一陣營，仇視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人民的陣營中去了。

脫離了工人、黨、及人民的南斯拉夫領導者，對於工人階級採取蔑視和自高自大的態度。他們公開說，國內的工人階級與職工會在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鬥爭中，不會起過任何作用。變為欺騙武器的南共中央黨報「波爾巴」，公開散佈這個一文不值的對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的中傷。鐵托派的重罪，就是煽動對相鄰的民主各國人民，特別是對保加利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人民的民族仇視。

鐵托派想踐踏及毀壞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國際傳統。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健全力量，將使南共回到國際路線上來，將使南斯拉夫回到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綫的陣營裏。（宋恩澤譯）